

廣東通志

卷五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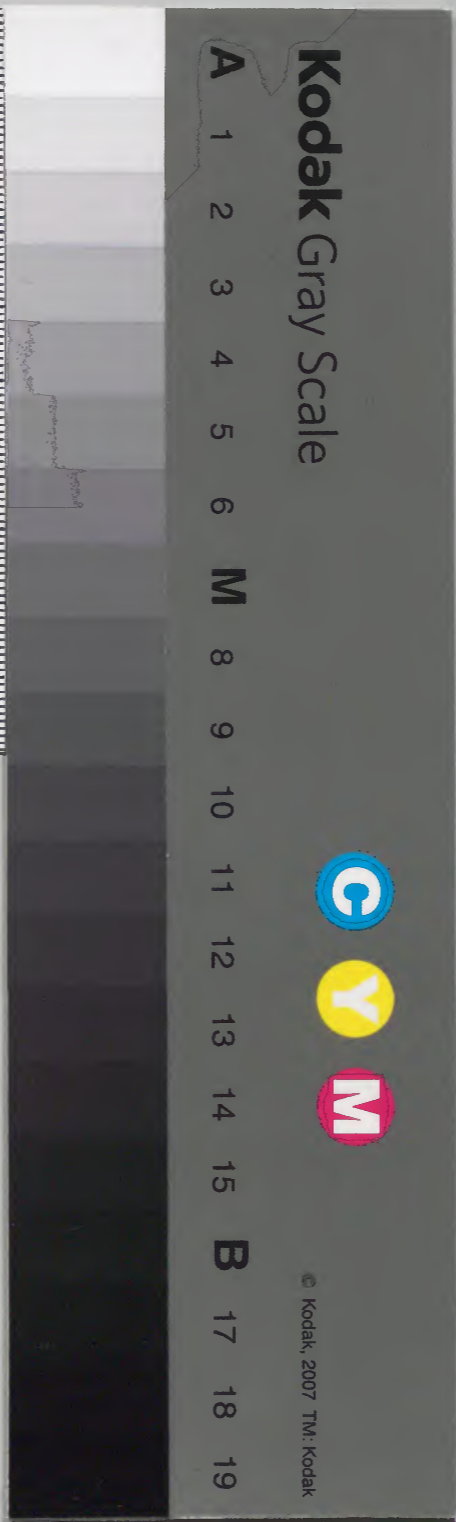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四一〇	三九二	三九六
架	冊	號
		類
		漢書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二九四	六九二	三九六
架	冊	號
		類
		漢書

(八四五卅)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969
冊數	692 (548)	
函號	291	97

五四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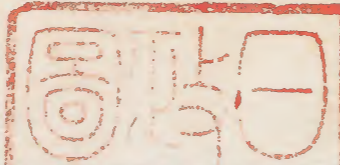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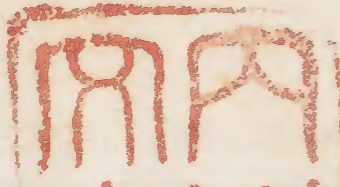


唐東通志卷第五十三

列傳十 流寓下

淺草文庫

盧多遜懷州河內人周顯德初舉進士官至集賢殿
脩撰建隆三年以本官知制誥兼知貢舉為翰林學
士乾德六年使江南還言其衰弱可圖受詔同脩五
代史遷叅知政事金陵平加吏部侍郎太祖好讀書
每取書史館多遜預戒吏令白已知必先通夕閱覽
及召問書中事多遜應答無滯同列皆伏太宗即位
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既得志多所忤害或擠人于
死素與趙普不協初普在太祖朝出鎮河陽上言外



唐東通志卷第五十三

列傳十

一

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昭憲太后大漸之際臣實
預聞顧命願賜昭蓋外人指多遜皇弟指太宗也太
祖手封其書藏於宮中至是普復密奏先朝自慈之
事上訪得其表會有告多遜交通秦王者事聞太宗
怒詔數其罪語在事紀削奪官爵一家親屬並流崖
州度大庾嶺憇一小家其嫗頗能言因問之則曰我
中州仕族有子官亦顯為宰相盧多遜挾私竄以死
多遜中懷毒螫當犯法禁我且留此嶺俟其過嫗固
不識多遜而多遜之行甚窘即倉皇避去雍熙二年
卒于流所年五十二詔徙其家於容州據宋史瓊臺志一統志

修

姚鉉字寶古廬州合肥人太平興國中進士申科文
辭敏麗善書札藏書至多淳化中直史館應制賦賞
花釣魚詩特被嘉賞翌日命中使就第賜白金褒獎
之歷右司諫兩浙轉運使課吏寫書采啓世文章分
門編類初為五十卷後復增廣之至一百卷以古賦
樂章歌詩贊頌碑銘文論箴表傳錄書序雜著為次
第命之曰文粹鉉雋爽尚氣醉映知杭州與之不協
據其罪狀數條密以聞於是除名貶連州文學卒年
五十三嘗寫所著文粹好事者於縣建樓貯之官屬

多遣吏寫錄史以爲苦以塩水噴之與其速壞後以
火焚其樓其論唐三百年文章惟韓吏部超卓羣流
獨高遠古以二帝三王爲根本以六經四教爲宗師
憑陵輻輳首唱古文過橫流於昏墊闢正道於夷坦
蓋亦有具至於去取或不能無駁如淮西碑取段文
昌所爲而黜韓愈之作此其最紕繆者也卒後其子
以其書上獻詔藏內府命以一官據唐文粹文獻通考參脩
郭忠恕字恕先雒陽人能屬文七歲舉童子周世宗
以爲博士因爭忿於朝堂貶崖州司戶秩滿去官不
復仕縱放岐雍陝雒之間善畫屋木林石尤精字學

宋太宗召爲國子監主簿謗讟朝政配流登州於道

尸解焉

據宋史修

張愈字少愚益州郫人其先自河東徙愈雋偉有大
志遊學四方屢舉不第寶元初上書言邊事請使契
冊令外夷相攻以完中國之勢其論甚壯用使者薦
除試秘書省校書郎願以授父忠顯而隱於家丁內
艱鹽酪不入口再菘植所持柳杖於墓忽生枝葉後
合抱六召不應喜奕棋樂山水遇有興雖數千里輒
盡室往遂浮湘沅觀浙江升羅浮入九疑買石載鶴
以歸嘗至廣州登城樓題詩見人至拂其姓名而去

然人知其為張少愚也舊志存四句云朔風驚瘴海霧雨破巖荒巨舶通蕃國孤

雲遠帝鄉文彥博治蜀買青城山杜光庭故居以處之杜

門著書未就卒妻蒲氏名之賢而有文為之誄云高

往古哲士實殷施及秦漢餘烈氛氳挺生英傑卓爾

逸群孰謂今世亦有其人其人伊何白雲隱居嘗曰

丈夫趨世不偶仕非其志祿不可苟營營未途非吾

所守吾有生涯少實多艱窮亦自固困亦不顛不貴

人爵知命樂天脫蕃散髮眠雲聽泉有峯千仞有水

數曲廣成遺趾吳興高躅疏石通逕依林架屋麋鹿

同群晝遊夜息嶺月破雲秋霖洒竹清意何窮真心

自得放言遺慮何榮何辱孟春感疾閉戶不出豈期

遂往英標永隔抒詞哽噎揮涕汎瀾人誰無死

惜乎材賢已矣吾人嗚呼哀哉○據宋史修

丁謂字公言蘇州長洲人少與孫何友善同袖文謁

王禹偁禹偁驚異曰韓柳後始有此作時稱孫丁淳

繫德妙內侍鞫之德妙通款謂嘗教言若所爲不過
巫事不若托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於是即謂家設
神像內侍雷允恭數至請禱及真宗崩引入禁中又
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內給言出其家山洞中
仍復教云上即問若所事何知爲老君第云相公非
凡人當知之謂又誦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涉妖
誕遂貶崖州司戶叅軍乃馮拯所擬也時宋庠猶掌
詞命仍用謂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曾經不道之誅
難逃於漢法天下傳誦莫不快之籍其家得四方遺
賂不可勝紀在崖州踰三年以家寓洛陽致書洛守

叙國厚恩當會衆僚時達之守不敢隱即以聞帝見

感惻得徙雷州又五年道州明道中授秘書監致仕

居光州卒據宋史餘冬序錄龍川志叅脩○歸田錄

生何處不相逢徙雷州時權臣實有力焉後十二年

丁以秘監召還光州致仕時權臣出鎮許田丁以啓

謝之其畧曰三十年門館遊從不無事契一萬里風

波往復盡出生成之句婉妙若此又自夔漕召還知

制誥謝兩府啓云效謹密於孔光不言温樹體風流

於謝傳且詠蒼苔公在珠崖有詩僅百篇號知命集

其警句有云草解忘憂憂

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

聶冠卿字長孺歙州新安人舉進士授連州軍事推

官嗜學好古手未嘗釋卷尤工詩在郡玩弄翰墨而

己學士楊億愛其文章於是大臣交薦召試學士院

校勘館閣書籍累遷工部郎中初侍講學士馮元脩

大樂命冠卿檢閱事迹又預撰景祐廣樂記特遷刑

部郎中直集賢院後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母亡起

復哀毀羸瘠告歸塋親至揚州卒據宋史修

韓綱者雍丘人父億官至尚書左丞性方重治家嚴

飭雖燕居未嘗有惰容教八子皆成名綱其長也官

至尚書水部員外郎慶曆中知光化軍性苛執不能

撫循士卒會盜張海剽劫至境上綱帥禁兵乘城給

餅餌多不時軍校俞興劫庫兵為亂綱追城而遁官

兵斬興餘黨悉誅綱坐棄城除名編管英州據宋史修

夏守恩字君殊并州榆次人父遇為武騎軍校與契
丹戰歿時守恩纔六歲補下班殿侍累擢殿前都虞
候天聖初加步軍副都指揮使為永定陵總管內侍
雷允恭徙皇堂守恩以聞允恭伏誅徙節河陽歷天
雄泰寧武寧節度使為真定府定州路都總管守恩
所至恃寵驕恣不法其子元吉通賂遺市物多不
直定州通判李參發其贓命侍御史趙及與大名府
通判李鉞鞫問得實法當死帝命貸之除名連州編
管卒貶所據宋史修

洪湛昇州上元人咸平中以此部員外郎代王旦同

王欽若知貢舉時臨津尉任懿舉諸科寓僧仁雅舍
仁雅識僧惠秦者與欽若厚懿與惠秦約以銀三百
五十兩賂欽若中第後事露逮欽若屬吏帝方顧欽
若厚命邢昺閻承翰等別鞫之懿更云妻兄張駕誠
知貢舉官洪湛嘗俱造門始但以銀屬二僧不知達
主司為誰昺等遂誣湛受懿銀湛適使陝西還而獄
已具削籍流儋州及官收湛贓家無有也乃以湛假
梁顥白金器輸官竟死貶所人知其冤而欽若恃勢
人莫敢言據宋史瓊墓志參修

蘇軾字子瞻一字和仲眉州山人父洵以文章雄

一世世謂老泉軾與弟轍酷似之天下稱曰三蘇洵
遊學四方軾生十年其母程氏授以書聞古今成敗
輒能語其要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嘉祐中
歐陽脩考試禮部進士梅堯臣與其事得其論刑賞
以示脩至驚喜欲以冠多士猶疑其門下客曾鞏所
為但寘第二後以書謝脩見之語客曰吾當避此人
出一頭地又以直言薦之策入三等英宗在藩邸聞
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韓琦曰軾遠大器
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今驟用之不可乃復試之以
為直史館軾聞琦語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嘗議

王安石新法不便通判杭州徙知密州皆以能著又
徙徐州治水有功去任徐人思之及知湖州以表謝
上言事者謫其語以為謗遣官逮赴御史臺初軾當
王安石紛更法度之際見其事不便於民則賦詩以
諷焉言者從而擠陷欲寘之死神宗薄其過責置黃
州自唐人作詩諷諫未有得罪者軾久繫臺獄得釋
士論不平為梓行烏臺詩案蓋詩文召禍自此始矣
司馬光相哲宗起軾累擢中書舍人時光方議改免
役為差役之法編戶充役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
破產神宗改為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役

之苦軾爭不可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
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魏公不樂昔聞公道其詳豈今
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笑而止即乞補外光尋怒
欲逐之會光薨乃已其耿直忤物皆此類也尋除翰
林學士嘗克館伴契丹使使能誦其文居翰林一年
累章請郡除龍圖閣學士知杭州中祐年召還除吏
部尚書翰林承旨以第輒同官復以舊職知潁州七
年以兵部尚書召還任端明侍讀二學士俄出知定
州紹聖初坐章責呂惠卿制直言其罪章惇誣以謗
訕貶知夷州聞命即行未至再貶寧遠軍節度副使

安置惠州

到惠州謝表先奉告命落兩職追一官以承議郎知英州軍州事續奉告命責授臣

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已於今月二日到惠州
公叅說者仁聖曲全本欲界之民社群言交擊必將
致之死亡尚荷寬恩止投荒服臣軾中謝伏念臣性
資褊淺學術荒唐但信不移之愚遂成難救之咎迹
其狂妄久合誅夷方尚口乃窮之時蓋擢髮莫數其
罪豈謂天幸得存此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大
為之資行不忍人之政湯網開其三面舜干舞于兩
階念臣奉事有年少加憐愍知臣老死無日不足誅
鋤明降德音許全餘息故使歷職之馬猶獲蓋惟
自新沒齒無怨但以瘴癘之地隨魅為鄰衰疾交攻
無復首丘之望精誠未泯空餘結草之忠臣無任
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蠻所侮胸中泊然無所
芥蒂接人無賢愚皆得其懽心始舟至清遠見顧秀
才極談惠州風物之美即賦一詩至廣州登陟題詠

所在而有如鑿空閣蒲澗寺皆其履迹所及也所製
 捕巾屏几至今猶倣之新會人以其嘗至石螺岡構
 亭表之號坡亭云其為人向慕如此自釀酒名萬家
 春熟以冬月嘗與程鄉令侯晉升歸善簿單汲遊大
 雲寺野飲松下設松黃湯賦浣沙溪數闕尋至廣州
 訪玄妙觀道士何德順復就嘉祐寺僧居立思無邪
 齋以寄息復遷居合江樓亦名其齋曰思無邪未幾
 復得歸善隙地數畝聞父老曰古白鶴觀址也欣然
 居之侍妾朝雲卒遂葬其北覆以六如亭潮人吳復
 古及僧曇秀來訪日夕與偕會惠州修東西新橋解

犀帶率衆招貲成之長子邁在吳卓契順為將書全
 惠居無何邁授韶州仁化令挈家至而白鶴新居適
 成其上梁文有曰願隨父老燕同社之鷄豚已戒兒
 童惱比隣之鵝鴨又有為報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
 五更鍾之句章惇聞之笑曰子瞻尚爾快活耶居惠
 州三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軍到昌化軍謝表
今年四月十七
日奉被告命責授臣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臣尋於
 當月十九日起離惠州至七月二日已至昌化軍訖
 者並鬼門而東驚浮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
 責臣軾中謝伏念臣頃緣際會偶竊寵榮曾無毫髮
 之能而有立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萬里以獨來
 恩重命輕咎深責淺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文炳煥
 湯德寬仁赫日月之照臨廓天地之覆育譬之孺童
 稍賜矜憐俾就窮途以安餘命而臣孤老無託瘴癘

交攻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為死別懸懸逢迎於海上
寧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此心之未已俯伏流涕
不知所云儋州太守方子容自携告身來弔謂軾曰
臣無任此固前定吾妻沈事僧伽甚誠一夕夢和尚來辭曰
 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有命今適七十二日
 矣豈非前定乎遂寄家于惠州獨與幼子過渡海時
 弟轍亦謫雷州行至藤遇之同行至雷乃別至儋上
 表陳謝則丁丑孟秋也初儻官屋以蔽風雨有司猶
 謂不可則置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甍以助之而
 吳復古至儋訪焉江陰葛延之瓊州姜唐佐皆來從
 學徊翔海濱食芋飲水著書以為樂子婦自白鶴峯

來從時負大瓢行歌田畝間有鮓婦年已七十謂曰
 內翰昔日榮貴一場春夢軾大然之因呼為春夢婆
 元符初遇赦徙廉再徙永已乃復朝奉郎提舉成都
 玉局觀任便居住經由廣州用過詩韻寄邁迨二子
 時舍人朱行中知廣州吳復古與黃洞輩追送至清
 遠峽建中靖國元年度嶺止於常州七月卒年六十
 五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而讀
 莊子喟然嘆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
 子得吾心矣謫居於黃杜門深居馳騁文墨其文一
 變如川之方至至其所為詩文論議率皆過人晚喜

陶淵明詩和之幾徧為人英辯奇偉於書無所不通
所作文章翰墨才落筆四海已皆傳誦下至閭閻田
里外至夷狄莫不知名門下賓客如張耒秦觀陳師
道晁無咎輩皆一時豪傑其盛宋世所未有也立朝
知無不為世稱其忠義嘗自比范滂孔融議者不以
為過然嘗與程頤議論不合各立黨相攻擊評者以
此頗少之在黃州日自號東坡居士世因不呼其名
止目之為東坡云所著詩文奏議內外制合百餘卷
又有易書論語等解行世書傳則作於海南又有東
坡集百餘卷高宗即位以其文置左右讀之終日忘

倦謂為文章之宗親製集贊贈太師謚文忠五羊王

宗稷撰軾年譜邁迨過俱善為文據宋史東坡集參

陰葛廷之元符間自鄉縣不遠萬里省蘇公於儋耳
公留之一月葛請作文之法誨之曰儋州雖數百家
之聚而州人之所須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
有一物以攝之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錢是也作
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經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二
物以攝之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
不可以攝之然後為已用所謂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錢
拜其言而書諸紳嘗以親製龜冠為獻公受之而贈
以詩曰南海神龜三千歲兆叶朋從生慶喜智而周
物不周身未死人鑽七十二誰能用爾作小冠响嘯
耳孫創其製今君此去寧復來欲慰相思時整視今
集中無此詩葛常之延之三從弟也嘗見其親筆
邁字伯達少英穎作詩有父風軾見之笑曰咄咄已
有跨竈興致矣嘗與之聯句有曰傳家詩筆古已有

過宗武宗武謂杜甫之子也及謫惠州惟過隨侍嘗遊羅浮道院過作詩和其韻寄邁邁方寓吳下常懷

遠憂按集正月二十四日與兒子過賴仙芝王原秀和僧曇穎行全道士何宗一同遊羅浮精舍和

過詩寄邁迨日寄書陽羨兒遇蘇州定惠院學佛者并語長頭弟是邁在宜興也

卓契順為齋音耗日夜奔跋以紹聖二年三月抵惠

軾得家書問契順所欲再三乃曰如顏魯公之贈蔡

明遠得數字足矣軾為書淵明歸去來辭跋其後以

歸之歸去來辭後跋余謫居惠州子由在高安各以

問余耗憂愁無聊蘇州定惠院學佛者卓契順謂邁

書問之紹聖二年三月二日笑順涉江渡嶺徒行露宿僵仆瘴霧盈面匱足以至惠州得書徑還余問其

所求答曰契順惟無所求故來惠州若有求者當走

都下矣苦問不已乃曰昔蔡明遠鄙陽一校耳顏魯

公絕糧江淮之間明遠載米以周之魯公憐其意遺

以天書天下至今知有明遠也今契順雖無米與公

然區區萬里之勤儻可以援明遠例得數字乎余欣

然許之獨愧名節之重字畫之妙不逮魯公故為書

淵明歸去來辭以遺之庶幾契順記此文以明年邁

不朽也東坡居士題元延祐乙卯彭澤縣刻

授韶州仁化令軾聞之令斫木陶瓦作屋二十間其

冬挈家携諸孫往惠又明年二月白鶴峯新居成而

邁適至相別已三年矣既見大喜和陶詩時運有子

孫遠至笑話紛如之句未幾邁去五月責授瓊州別

駕昌化軍安置遂往儋州其離多合少如此人皆憐

之元符三年自廉州移舒州節度副使永州居住將

廣雅再卷之三

三

三

三

至廣州用過韻寄邁迨二子則是時邁已改河間縣

矣集中詩云皇天遣出家臨老乃學道北歸為兒子

破戒堪一笑披雲見天眼回首失海潦臺唱與黎

歌餘音猶杳杳大兒牧象輝四歲守孤嶠次子病學

醫三折乃粗曉小兒耕且養得暇為書繞我亦困詩

病去道愈茫渺紛紛何時定所至皆可老莫學柳儀

書詩書教民僚亦莫事登陟溪山有何好安居與我

過閉戶後官至駕部員外郎迨承務郎高宗以邁子

符為禮部尚書據宋史東坡集

過字叔黨軾知杭州時過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路

禮部試下第軾為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軾帥定武

謫知英州貶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

理晝夜寒暑所湏者一身百為不知其難初至海上

為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

孔子弟子別傳其颯風賦諸作早行於世時稱小坡

及軾卒於常州過塋軾汝州邾城小峨眉山遂家穎

昌營胡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卒

年五十二初監太原府稅次知穎昌府鄆城縣皆以

法令罷晚權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其叔轍

每稱過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

能文也七子多知名者據宋史修○坡集儋州上元

酒莫相遠守舍何妨獨掩扉卧看月恣蟻蚋賜靜聞

風慢落聊蠹燈花結盡吾猶憂香篆銷時汝欲歸聞

首凄涼十年事傳棋歸遺滿朝衣後又和云春鴻社

燕巧相遠白鶴峰頭王版扉石建方秋洗踰廁羨麗

不解嘆蟪蛄一龜京口嗟春夢萬炬鑪墮憶夜歸合
浦賣珠無復有當年笑我泣牛衣暖其後云戊寅上
元余寓僭耳過于夜出余獨守舍作遺字韻詩今庚
辰上元已再暮矣家在惠州白鶴峰下過子并婦子
從余來此其婦亦篤孝惻然憫之故和前篇有石建
姜龐之句而又復悼同安君季章故有牛衣之句悲
君之亡而喜予之在此也書以示過看了莫復感捨
切切同安君乃過毋王氏季章則其弟也觀此則過
不徒孝而其婦亦孝且賢矣

輒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舉
仁宗春秋高輒慮或倦於勤因極言得失考官胡宿
請黜之帝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棄之天下其謂
朕何乃竄下等授商州軍事推官時父洵被命修禮
書兄軾簽書鳳翔判官輒乞養親京師久之丁父憂

與軾辭所賻金帛求贈一官於是贈洵光祿丞人以
為孝義云輒進言必切利弊朝廷竦聽世謂費誼不
能過也代軾為翰林學士哲宗時王安石舊黨多起
邪說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
停宣仁后疑不決輒面斥其非復上疏其說遂已元
祐六年進門下侍郎同列李清臣欲絀元祐正論而
主熙豐邪說輒上疏論諫上不悅落職知汝州未至
章惇來之邵再論輒罪責降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
司南京筠州居住三年又責化州別駕雷州安置
州謝表臣輒言臣先蒙恩責降分司南京筠州居住
於今年二月內又蒙恩責化州別駕雷州安置已於

今月五日至貶所訖者謫居江外已閱三年再斥海
 州通行萬里罪名既重威命猶寬臣轍伏念臣性本
 朴愚老益猥鄙連年驟進不知盈滿之為災臨出忘
 言未悟顛危之已至命微如髮累積成山比者水陸
 奔馳霧雨蒸濕血屬星散皮骨僅存身軀陋邦地窮
 南服夷言莫辨海氣常昏出有踐蛇茹蠱之憂入有
 陽淫陰伏之病艱虞所迫性命豈延念咎之餘待盡
 而已伏惟皇帝陛下仁齊堯舜政述祖宗日月之明
 無幽不燭天地之施有生其霑憐臣草木之微念臣
 犬馬之舊未忍視其殞斃猶復許以生全臣雖棄捐
 尚知恩造知殺身之時值兄軾亦徙儋州相遇于藤
 何補但沒齒以無言之時值兄軾亦徙儋州相遇于藤
 渡海作詩相示轍和之坡集丁丑歲余謫海南子由
 於藤回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別渡海余時病瘳呻吟
 寸由亦絳夕不寐因誦淵明詩勸余止酒乃和元韻
 因以贈別庶幾真止矣時來與物遊路窮非我止與
 子各意行同落百蠻裏蕭然兩別駕各携一稚子子
 室有孟光我室惟法喜相逢山谷間一月同卧起若
 茫海南北粗亦足生理勸我師淵明力薄且為已微

病坐杯勺止酒則瘳矣望道雖未濟隱約見津涘從
 今東坡室不立杜康祀○軾別子由渡海我少即多
 難遭迴一生空中百年不易滿寸寸寧強弓老矣復何
 言榮辱今兩空泥丸尚一路所向餘皆窮似聞崆峒
 西仇池迎此翁胡為適南海復驚垂天虹下視九萬
 道我生豈有終渡海十年歸方鏡照兩瞳還鄉亦何
 有甞假壺公龍娥眉向我笑錦衣為君容天人巧相
 勝不獨數子工指點舊遊處蒿菜生故宮○轍次韻
 我遷海康郡猶在寰海中送君渡海南風帆若張弓
 笑挹彼岸人回看平生空平生定何有去夫何窮
 惜無好勇夫從此乘桴翁幽子疑龍鰕牙鬚意誰雄
 閉門亦勿見一颯同香風晨朝鮑粥飯洗鉢隨僧鍾
 有問何時歸茲焉若將終居家出家人豈復還兒童
 老聃真吾師出入初猶龍顧甚密俛首妨爾容
 衆人指我笑韁鎖無此工一瞬千佛土相期堯率宮
 轍携子遠抵雷章惇下令流人不許占官舍郡人吳
 國鑑造屋以居轍於城南惇又以為彊奪民居下州

履歷通考卷三十一 蘇軾傳 三十一

追治以餽券甚明而止因賦寓居六詠兄軾亦和焉

見古元符初軾聞甘瘦作詩寄之轍復和焉坡集開

五日一見花猪肉十日一見黃鷄粥土人頓頓食諸

羊薦以熏鼠燒蝙蝠舊謂蜜唧嘗吐嘔稍近蝦蟆綠

習俗十年京國厭肥瘠日蒸花壓紅玉從來此腹

負將軍今日固宜安脫累人言天下無正味即目未

遽厭糜康海康別駕復何為帽寬帶落驚僮僕相看

會作兩癯仙還鄉定可騎黃鶴○轍次韻多生習氣

未除肉長夜安眠懶殮粥屈伸久矣效熊虎倒卧斬

疑同蝙蝠象笑忍饑長杜門自恐暮年還入俗經旬

輒瘦駭隣父未信腦滿添黃玉海夷漸覺似齊魯山

歲仍堪當菽粟孤船會復見洲渚小車未用安羊羴

海南老兄行且苦樵爨長鬚同一僕是冬軾以久不

此身所至即所安莫問歸期兩黃鶴

聞耗筮之得渙之巽駭嘆曰終此身其弗覲乎未幾

移循州而軾徙廉永遂北還而效果不復相見兄

弟離合生死其可傷類此轍至循雖僧廬道室皆不

許入哀五十十以易民居元符二年夏杜門閉目追

惟平昔使其子遠書之于紙凡四十事為龍川畧志

其秋復記四十事為龍川別志見藝文志徽宗即位徙永

州後居許州築室號穎濱遺老自作傳不復與人相

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

追復端明殿學士淳熙中謚文定所著詩傳春秋傳

古史老子解藥城文集並行於世據宋史雷州志其

鄉人巢谷字元脩眉山農家子也舉進士不利去遊

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傑有韓存寶者尤與之善

續通志卷三十一 蘇軾傳 三十一

熙寧中存寶為河州將得罪自料必死謂谷曰我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銀步行往林其子人無知者軾轍兄弟在朝貴顯谷浮沉里中未嘗一見及謫徙士大夫皆諱與之遊平生親友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欲徒步訪之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正月自梅州遺轍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無恨轍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有二矣瘦瘠多病將復見軾於海南轍憫

其老止之曰君意則善自此至儋數千里復當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眎未即死公無止我閱其橐中無數十錢輒資遣之行至新州遂病死轍聞哭之失聲歸其喪嗟乎谷惟不見軾轍于朝茲所以能至循往儋也不然則谷亦翟公之客爾若谷者信非今之人也夫

蘇轍宋史惠州志蘇轍城集參修

吳大初字象先單父人嘗至廣州求父喪而死曾輩為作哀詞吳大初象先今為單州單父人父祐之從下亦死年二十一歲三試於禮部不中余與之善後七年其弟景初來視余於臨川慶曆六年也余思象先如麟兮達海而窮勢阻以偏兮毒潛其中子之自重

兮卒與子逢我知子初兮其父之從為其孤子兮吾未之信孰神之苛兮又速子終嗟嗟乎然兮維戚吾哀維子之生兮順祥于宮父母之歡兮兄弟以雍出與人遊兮有守有容其材甚良兮剖劂又工一日而棄兮卒偶蒿蓬云誰不死兮萬古一空吾辭又有杜純傳子方無有春冬子天且屈兮猶壽而隆

字孝錫濮州甄城人少有成人之操伯父沒官南海上其孤弱樞不能還純白父請往如期而喪至鄉黨

義之以蔭至權兵部侍郎據南豐集宋史參修

劉摯字莘老永靜東光人擢甲科韓琦薦得館閣校勘

王安石一見器異之遷監察御史裏行入見神宗問

卿從學王安石邪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東北人

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哲宗即位擢侍御史正色彈

而不名云建中元年德宗嘗其風烈下詔褒贈制曰

正大厦者柱石之力昌帝三著輔相之臣生則保其

雄名歿乃稱其盛德節終不允於人望加贈寔存乎

國章故中書令張九齡維嶽降神濟川作相開元之

際寅亮成功讜言定其社稷先覺合於著彙永懷賢

弼可謂大臣竹帛猶存樵蘇必禁爰從八命之秩更

造三台之位可贈司徒仍復遣使就韶州致祭所著

詩文有曲江集二十卷子拯居父喪有節行後為伊

闕令會祿山亂河洛陷焉而終不受偽官賊平擢太

子右贊善大夫其後昆多至數百人散處江南荆閩

至今不絕據新舊二唐書詔州志參脩。呂溫張荆
 亮之臣也開元二十二年玄宗春秋高矣謂太平自
 致頗易天下綜覈稍怠推納浸廣若君子小人摩肩
 于朝直聲遂寢邪氣始勝中興之業衰焉公於是
 主人為身社稷自任抗危言而無所避秉大節而不
 可奪小必諫大必諍攀市檻曆天階犯雷霆之威不
 霽不止日月幾蝕卻為分明虎而尅之不敢益視群
 賢倚賴天下仰望凜凜乎千載之望矣不虞天將啓
 幽劇之禍俾姦臣乘釁以速致我詐成讒勝聖不能
 保號我公衮真于侯服身雖遠而諫愈切道既塞而
 誠彌堅憂而不怨終老南國於戲功業見乎變而其
 變有三在否則通在泰則窮開元初天子新出艱難
 久墳荒政樂與群下勵精致理於是乎有否極之變
 姚宋坐而乘之舉為時要動中上急天光照身宇宙
 在手勢若舟楫相得當洪流而鼓迅風崇朝千里不
 足怪也開元末天子倦于勤而安其安高視穆清霽
 然大滿於是乎有泰極之變荆州起而扶之舉為時
 害動喘上欲日與讒黨抗行于交戰之中勢若微陽
 戰陰衝蜜雲而吐丹氣效耀而滅又何難乎所痛者

逢一時事一聖踐其跡執其柄而有可不可有成
 有不成况乎差池草茅沈落光耀者復何言哉復何
 言哉曹谿沙門靈徹雖脫離世務而猶好正直攜其
 圖像因以示余觀而感之仍作贊曰唐有棟臣往矣
 其貌世傳遺像以覺後學德容恢異天骨峻濯波澄
 東冥日照泰微具瞻崇崇起敬起忠貌與神會凜然
 生風氣蘊逆鱗色形匪躬當時曲直如在胸中鯢鱗
 初脫激海以化羊角中頽摩天而下無喜無愠亦如
 斯畫鳴呼為臣傲爾夙夜杜甫哀詩相國生南紀
 金璞無留曠憑鶴在人間獨立霜毛整矯然江海思
 復與雲路未寂寞想土階未遑等箕穎上君白玉堂
 倚君金華省碣石歲崢嶸天地日蛙蠅退食吟大庭
 何心記榛梗骨驚畏曩哲鬢變負人境雖蒙換蟬冠
 右地恣多幸敢忘二疏歸痛迫蘇耽井祭綬映暮年
 荆州謝所領便公興不淺黃霸鎮每靜賓客引調同
 諷詠在務屏詩罷地有餘篇終語清省一陽發陰管
 淑氣含公問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散帙起翠嶠
 倚薄巫廬並綺麗玄暉擁牋詠任昉聘自我一家則
 未闕隻字警千秋滄海南明繫朱鳥影歸老守故林
 戀闕稍延頸浪濤良史筆無絕大庾嶺向時禮數隔

制作難上請再讀徐孺碑循思理烟疑○釋皎然讀
出江集相公乃天啓人文佐生成立程正類靡繹思
何縱橫春杼弄綉綺陽林敷土英飄然飛動姿魏矣
高簡情後輩驚失步前脩敢爭衡始欣耳目遠再使
幾慮清體正力已全理精識何妙昔年歌陽春徒往
鄧中調今朝聽鸞鳳豈獨蘇門嘯帝命鎮雄州詩流
鳳上游才兼荆衡秀氣助瀟湘秋逸蕩子山匹清奇
文暢疇沈吟未終卷變態紛難數耀耳代明璫襲衣
比芳杜惜情聞玉聲寤寐在靈府○張佑讀始興公
傳歿世議方存昇平道幾論詩情光日月筆力動乾
坤亂首光雄策朝綱在典寶
明時封禪績山下見立門

第九臯九章

九臯弱冠舉孝廉嶺南按察使裴伯先求賢問俗推
擇得九臯為南海郡司戶參軍及伯先受命征五溪
蠻奏授贛縣令倚辦供億事平以前後宣撫御史薦
授朝散大夫巴陵別駕論功進始安太守兼五府按

使殺之判官疾馳將至梅梅守遣客來勸安世自為
計安世色不動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紙付其僕曰
我即死依此行之顧客曰死不難矣客密從僕所視
皆經紀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判官未至二十里
嘔血而斃遂得免凡投荒七年甲令所載遠惡地無
不歷之移衡及鼎然後以集賢修撰知鄆州真定府
曾布又忌之不使入朝蔡京既相連七謫至峽州羈
管稍復承議郎居宋都宣和六年復待制中書舍
人沈思封還之明年卒年七十八安世儀狀魁碩音
吐如鐘家居未嘗有惰容久坐不傾倚死塋祥符縣

後二年金人發其塚貌如生相驚語曰異人也爲之

蓋棺而去

據宋史修

梁燾字况之鄆州須城人舉進士中第檢詳樞密五
房文字元豐時久早上書言新法大爲民害元祐中
爲尚書左丞言時相蔡京輕險貪愎不可用改知穎
昌府竟以司馬光黨黜知鄂州再貶少府監分司南
京三貶雷州別駕化州安置元符三年竟卒于化州
年六十四徙其子於昭州徽宗立詔許歸葬錄其子

孫

據宋史高州志參修

鄒浩常州晉陵人第進士哲宗親擢爲右正言有請

以王安石三經義試舉人者浩論其不可而止時章
惇用事已廢孟后遂立劉后浩上疏乞追停冊禮別
選賢族坐除名新州羈管王回等祖送蔡卞安惇奏
請遠治從之劉后之受冊也百官仗衛陳于大庭安
惇爲御史中丞魏立班中以天氣清晏倡言曰今日
之事上當天心下合人望朝士皆笑其姦佞蔡京章
惇遂令惇鞠浩事檄廣東使者鍾正甫攝治之于新
州士大夫或千里會逮被禍者七八百人天下怨疾
爲二蔡二惇之謠徽宗雅畏之及即位以舊官召浩
還朝惇言浩若復用慮彰先帝之失帝曰立后大事

也御史中丞不言而浴獨敢言之何為不可復問惇
懼而退後惇二子皆坐誅斥絕嗣人以為惇平生數
陷忠良之報云後遷左司諫疏言朝廷之事頗異於
即位之初以寶文閣待制知越州還朝帝問諫立后
諫草對曰焚之矣後蔡京使其黨為偽疏言劉后殺
卓氏而奪其子竄昭州五年始得歸卒年五十二贈
寶文閣直學士謚曰忠

據宋史修

陳瓘字瑩中南劍州沙縣人進士甲科越州判官為
守蔡卞所知瓘則知其心術常欲遠之章惇入相瓘
從衆道謁惇邀與同載首欲斥司馬光姦邪瓘言當

察其心若指為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用為
太學博士徽宗時任左司諫極論蔡京奸邪被貶再
起復論曾布專擅遂貶袁州崇寧二年移廉州在州
宣化坊讀書扁其齋曰了齋著壁記遵堯集及徙合
浦有諫章立碑下學講堂後一夕有大星殞于齋光
焰如晝翌日詔書召還卞居江州又居南康纔至又
移楚宣和六年卒年六十五高宗時賜謚忠肅

據宋史廉

州志
參修

任伯兩字德翁眉州眉山人中進士第累擢右正言
徽宗初政首擊章惇繼論蔡卞居半歲所上百餘疏

大臣畏其多言但權給事中且將劾曾布布覺之徙為度支員外郎崇寧中黨事作削籍編管通州謂之黨人後蔡京為相怨臺諫論已再貶雷州安置于昌化軍居海上三年而歸宣和初卒後贈諫議大夫賜

謚忠敏據宋史賈臺志參修

唐庚字子西眉州丹稜人也善屬文紹聖中舉進士

稍遷為宗子博士張商英薦其才除提舉京畿常平

商英罷相庚亦坐貶安置惠州時大觀四年也始至

寓居舍人巷繼居于城南沙子步李氏之山園築小

廬扁其室曰易庵每托觴詠自娛庚易庵記客問陶隱居吾欲注周易

本草註先隱居曰易直先客曰何也
猶不殺人注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若矣世以隱居為知言與吾之說大異蓋六經者君本之致治也漢時決疑欲斷國論悉引經術茲豈細故而易言哉本者所以辨物六經所以辨道道者物之所以生萬物者人之所資以為生一物之誤猶不及其餘道術一誤則無後子遺矣前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本草之誤豈至是哉注本草誤其禍疾而小注六經誤其禍運而大隱居注本草矣故知本者為難而未嘗注經而不知經左為難而不大吾率易此以不藥為中醫此言雖小可以喻而深一之復此二本其一嘗遊羅浮有佛跡湯泉以自其一寄二子焉

卓錫水諸記皆有理致紹興五年會赦復官承議郎提舉清人官歸蜀道病卒年五十一庚為文精密通一務作樵言閔俗存舊諸篇時人稱

之在羅浮作卓錫泉

致有文集三卷據宋史惠

州志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揚州高郵人少豪雋慷慨溢於文詞舉進士不中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與已意合見蘇軾於徐為賦黃樓軾以為有屈宋才又介其詩於王安石安石亦謂清新似鮑謝軾勉以應舉為親養始登第調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初軾以賢良方正薦于朝除太常博士校正秘書省書籍遷正字而復為兼國史院編修官上日有硯墨器幣之賜章惇蔡京誣其增損實錄紹聖初坐黨籍



徙雷州同時流徙者一百二十人且立碑于端禮門謂之邪黨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不肯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徽宗立復宣德郎放還至藤州出遊華光亭為客道夢中長短句索水欲飲水至笑視之而卒先自作挽詞其語哀甚讀者悲傷之年五十三有淮海文集四十卷觀長於議論文麗而思深及死軾聞之嘆曰少游不幸死道路哀哉世豈復有斯人乎據宋史雷州志參修

陳次升字當時興化僊遊八登進士官至左司諫呂升卿察訪廣南次升言陛下無殺流人之意而遣升

卿出使升卿資性慘刻喜求人過今使逞志何所不至哉乃止不遣徽宗時為侍御史極言章惇曾布蔡京蔡卞之姦惡崇寧中京卞復用怨其常論已陷以黨事落職除名編管循州政和中復舊職據宋史惠州志參修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父徙陳確有智數尚氣不謹細行第進士調邠州司理參軍以賄聞轉運使薛何行部欲按治見其儀觀秀偉召與語竒之更加延譽王安石用鄧綰薦為監察御史確善觀人主意與時上下知神宗已厭安石即疏其過以賈直乃劾知制誥熊本御史中丞鄧潤甫參知政事元絳三人皆

罷確屢代其位士大夫交口咄罵而確自以為得計也元豐五年拜尚書僕射兼中書侍郎時富弼在西京上言確小人不宜大用確既相屢興羅織之獄縉紳重足而立哲宗即位轉左僕射御史劉摯王巖叟連劾之元祐元年閏二月始罷及徙鄧州嘗遊安陸車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言其譏訕於是諫議大夫張燾范祖禹等連章乞正確罪遂貶光祿卿分司南京再責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宰相范純仁左丞王存於宣仁后簾前言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罪竄大臣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

恐不能亡損后不聽一人皆罷去併及其友確後卒于貶所其子懋於喪次闡訴明日復正議大夫二年贈太師謚忠懷徽宗時御製墓文追封確清源郡王高宗即位下詔暴群姦之罪貶確節度副使竄懋英

州據宋史修

章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徙蘇州進士甲科調商洛令與蘇軾游南山抵僊遊潭潭下臨絕壁萬仞橫木其上惇平步過之大書石壁曰蘇軾章惇來旣還神彩不動軾拊其背曰君他日必能殺人惇曰何也軾曰能自制命者能殺人也惇大笑熙寧初王安石秉

政皆其才引用累擢為翰林學士門下侍郎哲宗即位知樞密院事與蔡確矯唱定策功確罷惇不自安乃駁司馬光所更役法爭辦簾前其語甚悖宣仁后怒劉摯蘇轍等交劾黜知汝州哲宗親政有復安石新法之意首起惇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於是專以紹述為國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復之引用群小蔡卞林希等居要地任言責協謀報復小大之臣無一得免甚至詆宣仁太后為老姦擅國又請發司馬光呂公著冢斲其棺哲宗不聽又議遣使察訪嶺南將盡殺流人哲宗釋不治欲追廢宣仁后為庶人肉

宮力爭哲宗感悟焚其奏又以孟后乃宣仁所立託
以左道廢居瑤華宮哲宗頗悔乃嘆曰章惇壞我名
節徽宗即位封惇申國公為山陵使靈輦陷澤中言
者劾罷知越州右正言任伯雨論其欲追廢宣仁后
又貶雷州司戶叅軍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
僦民屋惇又以為強奪民居下州究治至是惇問舍
于是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
也徙睦州卒據宋史修

唐垆者不知何許人以父任得官熙寧初上書云秦
二世制於趙高乃失之弱非失之彊神宗悅其言又
云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安石
尤喜之薦使對賜進士出身為崇文校書上薄其人
除知錢唐縣安石乃令鄧綰薦為御史遂除太子中
允數月將用為諫官安石疑其輕脫背已立名不除
職以本官同知諫院非故事也垆果怒乃因百官起
居曰扣陛請對上令諭以他日垆伏地不起遂召升
殿垆至御坐前進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對陛下
一一陳之乃櫓笏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坐聽
劄子安石遲遲垆訶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
安石悚然而進垆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畧以安石

專作威福曾布等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威權
不復知有陛下至詆爲李林甫盧杞上屢止之垌慄
慨自若略不退懾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
顧失色安石爲之請去閣門糾其責亂朝儀貶潮州
別駕鄧綰申救之且自劾謬舉安石曰此素狂不足
責改監廣州軍資庫後徙吉州酒稅卒于官曾布字
子宣南豐人年十三而孤學於兄鞏同登第官開封
以王安石薦上書言爲政本要大率皆安石指也神
宗召見論建合意授太子中允凡三日五受勅告至
檢正中書五房與呂惠卿共創青苗助役保甲農田

之法驟遷翰林學士兼三司使韓琦上疏極論新法
之害神宗頗悟布遂爲安石剖析而駁之持之愈固
七年大旱詔求直言布論判官呂嘉問市易掠克之
虐以稍自異事下兩制議惠卿以爲沮新法安石怒
初泉州人溫益附蔡京得尚書右丞會布與京爭事
帝前辭頗厲益叱曰曾布無禮布遂去位而京遂爲
相惠卿忝大政置獄舉劾黜布知潭州尋復集賢院
學士知廣州嘗遊蒲澗作詩以青松爲松青同坐者
請釐易布怒不聽後知潤州以棄湟州責廉州司戶
久之提舉崇福宮大觀元年卒于潤州贈觀文殿大

學士謚文肅珂雖狂躁然而與安石敗亂宋室皆姦
邪也世或恕之又有河南范坦字伯履以父任官至
戶部侍郎多所建議狂躁頗與珂類坐搖惑衆聽貶
黃州團練使安置韶州據宋史廣州舊志參修
蔡攸泉州人奸臣京之子徽宗時藉父勢爲秘書郎
以嬖倖累官至太保後以罪竄雷州移萬安軍尋誅
之又有邵武黃潛善與汪伯彥俱爲宰相建炎初金
人攻掠諸郡盜起山東潛善伯彥匿不以聞內侍邵
成章忠憤激烈上疏條具潛善等罪高宗怒除成章
名南雄州編管諫官鄭慤王廷秀論二人均於誤國

而潛善之惡居多乃責置英州諫官袁植乞斬之都

市帝不許潛善尋卒于梅州據宋史修

趙子崧字伯山燕懿王五世孫登崇寧五年進士宣
和間官至宗正少卿知淮寧府金人入汴子崧貽康
王書請討之康王即位除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兩
浙路兵馬鈐轄每建議爲宰相黃潛善所沮賊趙萬
犯鎮江子崧遣將擊萬於丹徒調鄉兵乘城爲備頃
之官軍敗歸鄉兵驚潰子崧率親兵保焦山寺賊據
鎮江初開寶末永昌陵復土司天監苗昌裔謂人曰
太祖後當再有天下子崧習聞其說靖康末起兵檄

文頗涉不遜子崧與御營統制辛道宗有隙道宗求
得其文上之詔御史往案其獄情得帝震怒不欲暴
其罪坐以前擅棄城降單州團練副使謫居南雄州
嘗與李西美吳仲鄭德蒙同登香山舒眺刻石題名
存焉紹興二年赦復集英殿脩撰而子崧已卒于貶
所所著有朝野僉載十卷建炎間又有睢陽朱希真
流寓於此性好遊覽嘗至越連灘時士人林伯瞻隱
居好學築草堂南江之上希真爲之記榜曰吾願堂

云

據宋史南
雄志參修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也自其祖始居無錫政和二年

進士特官至太常少卿時金人渝盟欽宗受禪爲尚
書右丞與耿南仲不合及徽宗南幸還京議調防秋
之兵南仲沮止之未幾以綱專主戰議落職金兵再
至上悟和議之非召綱行次長沙率師勤王未至而
都城失守二帝蒙塵高宗即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上十事擬姚崇要說力諍張邦昌僭逆當罪
謫而贈恤死義諸臣叅奏邊事乞降哀痛之詔上皆
從之尋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沮御史張浚遂劾綱買
馬招軍之罪詔罷之許翰言綱忠義太學生陳東言
潛善伯彥不可任綱不可去於是殺東罷翰落綱職

居鄂州再復徙萬安行至德慶抱疾自號梁溪病叟
多所題詠今存香山謠然亭建炎三年十一月力疾

至瓊莞書蘇軾威武廟記碑陰未幾召還乃移雷州

居住遣子宗之攝祭伏波刻其文于石紹興二年除

觀文殿大學士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疏數上劾罷

復起赴行在奏事時張浚罷相言者以其失事引漢

武誅王恢為比綱力救之九年卒年五十八贈少師

官其親族十人

據宋史德慶志
雷州志參條

趙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四歲而孤母樊教之博通

經史崇寧五年進士高宗朝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為秦檜所陷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潮

州安置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有問者但

引咎而已中丞詹大方誣其受賄屬潮守放編置人

移吉陽軍鼎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

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彊猶昔在吉

陽三年潛居深處亦無著述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

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糲米檜知之令本軍月具存

亡申鼎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

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

陰拜歲月且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

壯本朝遂不食而死年六十三天下聞而悲之明年得旨歸葬孝宗即位贈太傅追封豐國公謚忠簡

宋

史崖州志參脩

張浚字德遠漢州綿竹人中進士第靖康初為太常簿張邦昌僭立逃去聞高宗即位馳赴南京除樞密院編修官累遷定國軍節度使在關陝禦金人無大功將軍曲端有遠言下端獄殺之紹興五年以知樞密院事除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秦檜歸自金倡和議被劾已黜罷以浚薦復用後求去高宗問可代者欲用檜浚曰近與之共事始知其暗乃

用趙鼎檜由是憾浚浚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宮觀十一年除檢校少傅免奉朝請又封和國公十六年彗出西方浚上疏論事檜大怒令臺諫論浚以特進提舉江州宮觀居連州初浚在都督府岳飛奉詔與浚議事用將大不合飛以母喪未終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使張憲攝軍事步歸廬母墓側浚怒奏以張宗元為宣撫判官監其軍於是秦檜遂萌殺飛之謀矣後浚與檜忤連徙永州會白鏐內侍紹興間為右武大夫自金從帝太后歸宣言張浚名聞華夷而不見用秦檜奏繫大理寺又聞浙大水鏐有燬

理垂謬語刺配萬安軍其門客太學生張伯麟嘗題
 壁曰夫差爾忘越王殺而父乎秦檜怒竟坐錮黨杖
 脊刺配吉陽軍後張宗元以罪坐獄江西檜使人往
 治之株連及浚乃捕趙鼎子汾下大理獄令自誣與
 浚謀大逆會檜死乃免二十五年復觀文殿大學士
 判洪州孝宗即位除少傅江淮宣撫使進封魏國公
 卒贈太師謚忠獻魏公史修周密記岳飛遺事張
 約曰臣當先驅清道望陛下六龍夙駕約至汴京作
 上元飛曰相公得非睡語乎於是魏公憾之終身此
 事雖不見於史證以議稱者世以南軒為時大儒故
 矣浚相業將才無大可稱者世以南軒為時大儒故
 多為之諱談苑醜翻辯張俊張浚二人曰張俊附秦
 檜而傾岳忠武者張浚廣漢人嘗稱飛忠孝人也及

飛寬死後高宗納大學生程宏圖之奏招雪米復浚
 與參贊陳俊卿悲感歎服浚為都督俊為樞密劉諱
 遣子鱗姪猷合兵七十萬和淮西張浚聞之以書戒
 張俊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剿除何以立國今
 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也此見章穎所著岳飛傳浚
 與俊豈可混為一人哉今之士夫例以傾岳為浚之
 短不知受誣千載如此陳白沙詩秦傾武穆因張浚
 白沙自語錄擊壤集外曾中全無古今無怪其然而
 舉世懵然余故詳著以見賢者之不可厚誣考古之
 不可不精議論之不可輕立而益歎今人之不知學
 也按此詩下句云蜀取劉璋病孔明以孔明與浚並
 稱不過春秋責備之意耳若張俊則武夫之暴者安
 哉足責子栻

栻字敬夫紹興乙丑浚因星變上疏極論時事秦檜
 大怒令中丞何苦劾之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
 宮連州居住栻隨侍至連州浚為書院於嘉魚池之

左棻亦開書堂以講學浚後徙永州復入爲平章事兼樞密使棻皆從焉棻穎悟夙成以古聖賢自期仕爲直秘閣浚開府治戎棻間以軍事入奏孝宗異其對擢左司員外郎兼侍講每召對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等事宰相近習皆憚之遷吏部侍郎知江陵府終右文殿修撰卒年四十八病且死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帝嗟悼不已朱熹與黃榦書曰吾道益孤矣初棻師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朱熹嘗言己之學乃銖積

寸累而成如敬夫則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錄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于世在湖湘時廣州學者多從之遊語在簡克己傳棻嘗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爲非有爲而爲也有爲而爲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爲南軒先生淳祐初封華陽伯從祀孔子廟

庭

據宋史廣州人物傳參修

康與之字伯可嘉興人建炎中人駕駐維揚與之上中興十策時宰相汪黃輩不能聽用與之聲名由是大著然終不見用及秦檜當國乃附會求進擢爲臺

郎值常太后歸自金高宗奉養兩宮燕樂皆與之專
 應制為歌詞諛艷粉飾於是聲名掃地而世但以此
 柳耆卿輩矣嘗與左璫狎適睿思殿有徽宗御畫扇
 繪事特為妙絕上時持玩流涕以起羨墻之悲璫偶
 下直竊携至家而與之適來留飲漫出以示與之給
 璫入取殺核輒泚筆几間書一絕于上王輦宸遊事已空尚餘奈
藻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璫有頃出見之大恐而與之
 已醉無可奈何明日伺間扣頭請死上大怒亟取視
 之一勸而已與之父倬詭誕不檢與之又甚焉嘗挾
 吳下妓趙芷以遁與蘇師德有隙遂用計擠其子泚

于獄檜死坐罪流五羊與之愛白雲山麓玉虹洞幽
 勝築小屋扁曰順庵以待遊息所著有樂府五卷轉
 運使陶定序之以傳其詩詞王銍蘇庠皆稱之而其
 人不自愛如此廣人鄙其為人所居玉虹洞小屋久廢或訛傳為崔丞相庵以名偶同故
 也又有東郡顏博文者靖康末為著作郎張邦昌僭
 號金人退後請罪博文為作表有曰仲尼赴佛肸之
 召本為興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蓋將誑楚及邦昌伏
 誅博文流廣州居市舶海山樓又有曹泳者檜微時
 借人債不足泳贈以雙縑檜深德之引薦官至戶部
 侍郎知臨安府及檜病篤高宗幸其第視疾檜已不

能言懷中出一劄乞以其子熺代輔政上視之無語
既出呼幹辦府問何人為此則答以泳檜死翼日詔

勒停泳官安置新州

據程史鶴林玉露廣州舊志齊東野語參修

洪皓字光弼鄱陽樂平人少有奇節慷慨有經畧四方志登政和五年進士第為秀州司錄大水民多失業浙東綱米過城下邀留之守不可皓曰願以一身易千萬人之命人感之切骨號洪佛子其後秀軍叛縱掠郡民無一得脫惟過皓門曰此洪佛子家也建炎初假禮部尚書使金通問留北中凡十五年不為虜少屈同時使者十三人惟皓與張邵朱弁得生還

忠義之聲聞於天下者獨皓而已除徽猷閣學士提舉萬壽觀忤秦檜出知饒州明年大水中官白鍰宣言變理乖盭洪尚書名聞天下胡不用檜聞之愈怒繫鍰大理獄尋流嶺表諫官詹大方遂論皓與鍰為刎頸交鍰初不識皓特以從太后北歸在金國素知皓名爾李勤又附檜誣皓作欺世飛語責濠州團練副使安置英州居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至南雄州卒年六十八卒後一日檜亦死帝聞皓卒嗟惜之久之復徽猷閣學士謚忠宣有文集及金國文具錄等書子适遵邁並中詞科高宗曰此忠義之報也

皓謫英州适以台州通判論罷往來嶺南省侍者九
 載孝宗朝拜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遵同知樞密院
 事邁龍圖閣學士邁容齋隨筆先公自嶺外徙宜春
 沒於保昌道出南安猶未聞檜相
 之死張子韶先生來致祭其文但云維某年月日具
 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於某官之靈嗚呼哀哉伏
 惟尚饗其情旨哀愴乃過於詞前人未有此格也○
 賢者以單詞片言為人釋謗解患卓卓可書者予得
 兩事焉秦氏當國時先忠宣公鄭亨仲資政胡明仲
 侍郎朱新仲舍人皆在謫籍分置廣東方務德為經
 略帥待之盡禮秦對一客言曰方滋在賈部凡得罪
 於朝廷者必加意護結得非欲為異日地乎客曰非
 公相有云不敢輒言方滋之為人天性長者凡於人
 唯以周旋為志非獨於遷容然也秦悟曰方務德却
 是箇周旋底人其疑遂釋當特使一儉巧者承其問
 微肆一語方必得罪而諸公不得安迹矣言之者可
 謂大君子當求之古人中嚴陵王大下赴曲江守過
 南安謂張先生子韶從容言大下項在檢院以羅彥

濟中丞章去國其後彥濟自吏書出守嚴遂遷避于
 蘭溪彥濟到郡遣書相邀曰與君有同年之契何為
 爾不得已復還既見密語云前此臺評乃朱新仲所
 作託造物之意以相授一時失於審思至今為悔此
 事無往今適守韶而朱在彼避迨有弗匿為之奈何
 張揣其必將脩怨即云國光為君子為小人皆在此
 舉王棟然曰謹受教至則降意爾終終二年不見公
 毫形迹蓋本自相善也予曩侍張公坐聞其言故追
 紀之○據宋史
 英德志參修

朱翌字新仲安慶人甫冠入太學三舍登科歷官至
 中書舍人秦檜惡其不附和議諷言者論其黨故相
 趙鼎謫居韶州十四年始寓延祥寺後於城西南隅
 得黃氏廢圃築室閒居贖有制作名山勝境題詠殆
 遍所著有湘江集後授秘閣修撰連守數州據宋史
 韶州志

修參

趙求忠秦州人本姓胡名清少慕班超為人因遊岷州遇積石國大酋魯黎結羶與相交結後至交州結羶遣僧閔以書來僧岷州人也往來積石告以其國久失王子莫知存亡可偽為王子歸國求忠乃西行結羶迎之至國國相撒斯金龐斯等咸納款焉求忠居王位凡六月致書青唐守仲威求歸宋威轉申宣撫童貫貫遣至界求忠率將相及威等偕至河州見貫貫掩其功以為拒戰不敵乃降初受忠州刺史團練使賜姓名趙求忠求忠欲言於朝貫忌之謫監韶

州酒稅建炎南渡廣東盜起宣慰使司以為路分置平賊求忠大破英連諸寇擒其酋又解南雄州圍分遣三子督兵連破循梅潮寇劉鐵面等紹興二年被召至臨安未及朝卒初求忠聞徽宗結女直圖契丹與韶守言非善計後其言皆驗

據韶州志修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銓答云湯武聽民而興桀紂聽天而亡高宗異之擢進士第五人後為樞密院編脩官紹興八年金使至以詔諭江南為名銓上書力排和議乞斬秦檜王倫孫近三人頭竿之藁街檜以銓狂妄謫監廣州鹽倉明年

改簽書威武軍判官十二年諫官羅汝楫劾銓飾非

橫議詔除名編管新州十八年新州守臣張棣訐銓

與客唱酬謗訕怨望移謫吉陽軍銓作詩有云夢入

金馬臭空傳後擒果死二十六年檜死銓量移衡州登南恩望

海臺賦詩而後行銓之初上書也宜興進士吳師古

浸木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

中以啓事為賀剛中字彥榮辰陽人為太府寺丞其

策張瞻論事喜樞庭經遠之有人身為南海之行名

若泰山之重又云誰能屈大丈夫之志寧忍為小朝

廷之謀知無不言願請上方之其謫新州也同郡王

廷珪以詩贈行詩二首其一曰囊封初上九重關是

日清都虎豹間百辟動容觀奏牘幾

人回首愧朝尚北斗星辰上身墮南州瘴海間

豈待他年公論出漢廷行召賈生還其二曰大厦元

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柱傾危痴兒不了官中事男千

要為天下奇當日姦諛皆膽落平生忠直只心知端

能飽喫新州飯在皆為人所訐師古流袁州廷珪流

處江山足護持

辰州剛中謫知處州安遠縣遂死焉鶴林王露廷珪

號盧溪晚年孝

宗召赴闕除直秘閣一子扶掖上殿亦予官壽踰九

十三寺丞黃死安遠無子其妻削髮為尼幸不幸之

不同如此古州縣江濱有石材廟隆祐太后驚悟即命

舟泊廟下一夕夢神告曰速行虜至大后驚悟即命

發舟請章貢虜果躡其後追至造口不及而還事定

特封廟神剛應侯寺丞南行題詩廟柱云疏爵新剛

應論功舊石材能形又母夢還訐餒人來海市為誰

出衡雲豈自開乞靈如見告逐客幾時回卒不如其

願悲夫○容齋隨筆唐常執道自宰相貶崖州司戶

刺史命攝軍事衙推牒詞云前件官久在朝廷頗諳

公事幸期佐理勿憚糜賢當時傳以為笑然猶未至

於挫抑也盧多遜罷相流崖州知州乃牙校為子求

廣雅釋義

卷之三

三

昏多遜不許遂侵辱之將加害不得已卒與為昏紹
 興中胡邦衡銓竄新州再徙吉陽古陽即朱崖也軍
 守張生亦一右列指使遇之亡狀每旬呈必令囚首
 諸廷下邦衡盡禮事之至作王十韻詩為其生日壽
 性命之憂朝不謀夕是時黎萬聞邦衡名遣子就學
 其居去城二十里嘗邀致入山見軍守者荷枷絀西
 庶下首指而語曰此人貪虐已甚吾將殺之先生以
 為何如邦衡曰其死有餘罪果若此足以洗一邦怨
 心然既蒙垂問切有獻焉賢部所以相從者為何事
 哉當先知君臣上下之名分此人固亡狀要之為一
 州主所謂邦君也欲訴其過合以告海南安撫司次
 至廣西經界司俟其不行然後訟于樞密院今不應
 擅殺人也昔悟遠釋之令自書一紙引咎乃再拜而
 出明日邦衡歸張請門謝殊感邦衡之恩自此待
 為上客邦衡以隆興初在侍從錄所作生日詩示仲
 凡文安公且備言昔口事乃知去天萬里身陷九淵
 日與死迫迫古銓自號澹庵老人後乾道初為工部侍
 郎七年以資政殿學士致事薨謚忠簡據宋史肇慶志參修

李璆字西美汴人登政和進士第為國子博士宣和
 三年廷議將取燕璆上疏切諫大畧謂太祖以聖武
 得天下將士皆百戰之餘以是而取燕雲宜易為力
 然趙普輩無敢贊其決者蓋識天下大勢且重民命
 故也今承太平之業父老幸不識兵雖不得燕雲地
 何闕於漢疏奏不省及燕既平責監英州清溪鎮明
 年赦還累遷徽猷閣直學士所至政多可紀有清溪
 集二十卷嘗著嶺南衛生論今行于世據宋史廣州舊志參修
 李光字泰發越州上虞人遊太學登崇寧五年進士
 高宗朝參知政事紹興間秦檜定和議百斤檜懷姦

誤國檜大怒連謫瓊州安置居八年仲子孟堅坐陸
 升之誣以私撰國史獄成呂愿中又告光與胡銓詩
 賦倡和譏訕朝政移昌化軍論文考史怡然自適年
 踰八十筆力精健儋之亭堂多所扁詠自號轉物居
 士又五年檜死始量移郴州又四年以郊恩復左朝
 奉大夫任便居住至蘄州而卒年八十二孝宗卽位
 復資政殿學士謚莊簡三子長孟博進士及第隨侍
 卒于瓊李孟博莊簡公之子也苦學有文紹興五年
進士第三及第莊簡南遷隨侍至貶所遂
卒於瓊州未卒數月前忽憂至一處海山空澗樓觀
特起雲霄間有軒榜曰空明先世諸父皆環坐其間
顧指其一曰留以待汝既寤知其非祥也未幾遂屬
疾臨終有雲氣起上寢冠服宛然自雲中冉冉升舉

瓊人悉見之莊簡有詩悼之云脫屣塵寰委蛇蟬真
 形渺渺駕非烟丹臺路杳無歸日白玉樓成不待年
 宴坐我方依古佛空行汝去作飛仙次孟堅幼孟傳
 恩深父子情難割淚滴千行到九泉
 以光遺表恩累官至太府丞終朝請大夫直寶謨閣
 學行能世其家據宋史會稽志參修

陸升之會稽人與弟光之同登紹興間進士為浙江
 提舉坐言事安置雷州僦張氏屋以居因居堂隙地
 作夢歸堂自作記其詩文頗工有存于雷者李光在
 瓊作私史其仲子孟堅與升之言升之遂訐其事陷
 光父子為時論所鄙云又有袁覃為鎮東帥幕北虜
 陷江浙乃結鄉兵禦敵烏合之衆乘時專殺遂安置

雷州據雷州志修

陳與義字去非洛陽人天資卓偉童時能文嘗賦墨梅詩徽宗嘉賞之政和甲上舍甲科累遷符寶郎謫監陳留酒稅及金人入汴高宗南遷遂避亂襄漢轉湖湘踰嶺嶠寓廣州登海山樓題詠而去紹興元年艤舟過康州與學士耿伯順給事李德升舍人席大光侍郎鄭德象夜語分韻賦詩先是育龍圖閣學士梁端者靖康間亦避地康州遊憇山水亦多賦詩然不及與義也高宗素聞與義詩名召為中書舍人兼掌內制累遷叅知政事以疾請出知湖州卒年四十

九所著詩號簡齋集白沙陳獻章酷好之至有刪後

詩人又簡齋之句云據宋史德慶州志叅修

吳元美福州永福人宣和間進士紹興中為福建安

撫司機宜嘗作夏二子傳畧云天命商以伐夏伊尹相湯伐桀声其酷烈之罪

清商醜起義氣播揚勁威四鄰宇宙靡夏告終于鳴條二子之族無大小長少皆望風隕滅殆無遺類天下之民始得安食酣歌鼓舞於清世矣指蚊蠅也其家有潜光亭商隱

堂為鄉人鄭瑋告于秦檜謂亭號潜光有心于黨李堂名商隱無志下事秦檜惡之以譏議大臣編管容

州尋謫南雄而卒據南雄志八閩通志叅修

胡寅字明仲建寧崇安人後徙衡州寶文閣直學士

安國弟之子也寅將生弟婦以多男欲不舉安國妻
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寅志節豪邁遊辟
雍中宣和進士甲科初擢第中書侍郎張邦昌欲以
女妻之不許受學於祭酒楊時累官禮部侍郎兼侍
講嘗草詔追廢王安石配享行遣章惇蔡卞人皆快
之惟不主和議上萬言書丁父憂免喪時秦檜當國
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嘗與檜書言其
本生父母見棄為安國收養之由事義甚詳又上書
宰相趙鼎及檜言天下事先是紹興三年高宗遣將
韓京呂岳以殿前兵三千駐廣州據開元萬壽寺為

拊錄軍營大肆貪掠故書中及之

書言十餘事惟議

在胡南備見手足因呂社受其賂遺力與主張而朱
勝非感其護送大夫人遂移廣東路自入廣東以乞
為資封殖不討其軍才逾三千而月請五千入錢未
又覈勒州縣百端恐嚇動要犒賜以其所得廣行貨
賂帥臣連南夫在其術內事事曲從因欲以平賊靜
邊為已之功故廣東一路賊無已時其實不至如此
惟提刑韓璜出力排沮少挫其氣然每有奏請京則
無不如志璜則必見沮難於是京之奸惡恣暴之狀
無人以實上聞今既有金字牌累降處分令移屯江
西又而未至必是禱懇連南夫為之奏請稱廣東不
闕京新憲尤深頃任韶州亦嘗受其資送諒同此說
亦為保明若中其計廣東之害方日滋矣契勘韓京
係娶趙伯牛之親妹舊制宗室女夫不得管兵馬且
坐此與官觀差遣其次副韓廣號九瓜虎者尤為凶
桀近日軍潰打劫南雄一遭即自招安非惟不可付
任自當行遣今須令依已降指揮過江西仍別選才
智武臣摠此一軍委李光棟選冗濫然後用之此亦
脩明軍政之漸若不能行於一韓京尚何望其遠者

大者乎。○二廣今日供財賦不少。然兩路什君以倉
 墨為成規。自前監司有強毅之聲者。猶不免盜泉之
 歎。獨魯幾韓。橫截然頽波之中。真若砥柱。然愛莫助
 之。不能勝眾口之訾也。今西路朱芾與舜陟為朋。因
 岳飛泛催軍。須文字將運司辛字庫。自來不支。勤準
 備。朝廷非乏。需索錢。盡行應副。九數十萬。其勢必便
 竭。取重欵。以為將來之繼。舜陟又欲撰造邊事。聞已
 有騷動去處。若不選人改付一路耳。日之寄。必頃生
 事。郭孝友善士也。到官以來。將積年簿書。逐一整理。
 窮日之力。計較毫釐。蓋聞已編排至紹興三年矣。詳
 廉刺之職。又可知矣。又如東路帥說專庇賊吏。賊吏
 多鄉人。故也。新除林正。並不能書判。向來有詞狀行
 遣。盡是昏吏。先用朱筆擬下。正從而押行耳。尤深舊
 出王黼之門。庸謬昏老。加之好貨。而以連南夫。凡才
 為帥。則廣東之困。蘇失無期矣。湖南路監職司比前
 日。已差勝。然自五月初。不雨至。今已四十日。早禾將
 盡。摘晚禾。在黃埃中。而茶陵之寇。殊未息。政要憲司
 得人。比見子猷。欲主陳麟。且在廣東。愚却聞麟困於
 掃。京欲脫去。甚急。且令來湖南。乃善。辛次膺到已旬
 未聞設施。而本司人吏呼妓置酒。高會恐呂社所

周祕所薦。自應如此。若與朱芾宮觀而易。以次膺
 却。以帶璜向子恣。一八填次膺。闕則一路賊吏。少敢
 民。可少安。盜可少弭矣。此。俄乞致仕。遂歸衡州。檜既
 二條。事切嶺南。故錄之。
 忘實。雖告老。猶憤之坐。與李光書。譏訕朝政。落職。落
 職。謝表。伏奉。誥命。臣寮。論列。臣坐。昨與。李光。通書。落
 職。職。列。禁。庭。身。居。里。巷。安。榮。難。肩。鐫。奪。是。宜。伏。讀。訓
 詞。恍。驚。方。寸。中。謝。伏。念。臣。頃。分。符。竹。合。畏。簡。書。乃。與
 罪。人。輒。敦。敦。夙。義。一。講。伏。念。臣。頃。分。符。竹。合。畏。簡。書。乃。與
 既。類。於。交。私。自。保。愈。慚。於。明。哲。九。年。宿。負。閱。實。如。新
 三。禡。嚴。威。撫。躬。若。厲。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操。持。入。柄
 駕。馭。群。工。用。刑。弗。問。於。隱。微。示。戒。俾。知。於。恭。慎。江。湖
 雖。遠。震。耀。惟。均。臣。敢。不。言。動。加。思。公。忠。是。力。庶。逃。大
 誅。以。答。隆。恩。右。正。言。章。夔。劾。寅。不。持。本。生。毋。服。不。孝
 命。即。日。就。道。方。茲。帥。廣。代。人。致。賀。并。上。書。言。寬。猛。之
 宜。滋。知。其。寅。筆。也。○代。人。賀。方。帥。自。桂。移。廣。啓。八。桂
 維。藩。政。成。初。報。五。仙。謀。帥。命。出。有。孚。爰。升。內。閣。之。華
 式。壯。中。權。之。重。千。旌。照。海。萬。目。披。雲。惟。南。粵。之。奧。區

吃番隅之巨屏遼遼更千百載顯顯纔十數公士守
 兼隅驗歸來之蚌蛤政無傲優占飛去之鷄鴉兵威
 自樂流於雕題寶貨上充於王府如風偃草則勃解安
 名傑端天朝重器逸民清裔東吳之聲望素高昭代
 符豈弟或歌於儒榜遠馳六轡光華克副於咨詢遂
 膺分闔之榮尋底殿邦之績自天錫寵易地建侯帶
 水簪山徒結去思之恨馬人龍戶大興來暮之謹右
 之有而左之宜彼無惡而此無斲夫聲息甚短公論
 愈歸四府得師連十州而控帶一邊靜治匪千里而
 迎承雖云占制之異今亦見馭輕而君重義虛隆寄
 果獲真才治燕喜於神人後並派於刑德高牙大纛
 豈戎翰之久淹赤烏繡裳佇公歸之信處某嵩臺冷
 族主竇發儒本知天下之大而姑務正心未信聖人
 之遙而但知汲古文非稀物學味隨群雖實於卿
 大夫旋見黜於春秋伯倦遊場屋守傲山樊假黃綬
 以結要歎素絲之垂領昔者牛為陳孺子今而幸識
 韓荆州潤以斗升豈獨濟轍中之網借其羽翼庶幾
 海上之鵬輒脩贊見之儀併叙依歸之願○代人

上廣帥書某嘗歷改在昔隱約成德之士與進焉輔
 世之人其建立光明盛大不膠一曲者未有不立於
 中道無過無不及者也所謂過與不及者長於剛而
 短於柔厚於柔而缺於剛是也夫惟達觀萬物之情
 而內鑒氣質之偏知事之不可以一理揆而不以一
 槩處乃能矯揉而權度之以之為已則柔而立剛而
 塞以之為人則剛而不怒柔而不攝使彼觀我者名
 之曰此剛人歟則寬厚則從容則裕然其不可澄撓
 焉名之曰此柔人歟則威嚴則斷制則毅然其不可
 犯干焉是故有商綴旒於下國者此道也仲山甫補
 衮於周家者亦此道也畢公保釐於東郊者又此道
 也是故東京以兵革定天下則世祖以柔道行之劉
 璋以暗弱失國則武侯以克振之若夫子大叙不忍
 猛而寬則國家盜賊剛而乳虎屠伯之流專尚刑虐則
 斯人畏而不愛終莫得其適嗚呼安得一弛一張圓
 機之士與之共論此哉恭惟某官俊傑足以識時務
 通達足以周事變精察纖密總理周盡而不失之於
 苛慈仁博愛樂易可親而不失之於泛蓋詩人之詠
 賢才也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則所以表著其武之
 德也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則所以表著其武之

致也此所謂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
 之今乃於閣下見矣是以聖主灼見而深知觀能而
 詳試二郡承流而豈弟之譽播兩道膺使而周爰之
 職脩乃授以嶺西之藩旣收其千障滅鋒之効又畀
 以南海之印益取其萬艘輸贖之績蓋自偃武以來
 將明于外施為注措焯焯在人耳目未有如閣下之
 懿者也惟是廣東環十有三郡負山並海而綠林之
 聚北與章貢相呼吸四民之集東與閩甌相控引風
 帆浪舶出沒乎汪洋浩渺之間者其程次遐邇又孰
 得而計之而真姦大偷與夫健家豪舉伏匿錯雜莫
 不陰交猾吏相為囊橐以勤有官君子之心至於受
 害而無告者則謹畏之族隱約之民爾然則牧伯于
 是者蓋不宜師曹參之治齊碩宜法子產之治鄭然
 後得寬猛之分無雜壞之失也竊伏待於下風而聽
 於道途悶下開府曾未時月而緩急之施無不顯仁
 藏用善良者如蔭乎慈毋狡桀者如懼乎嚴師譬夫
 庖丁之技未經肯綮而發矟之刃恢恢乎其有餘地
 矣彼有唐孔公之刑德並流不能專美於前一方之
 幸何其盛哉上方急賢朝有虛位追鋒促召且任旦
 晚遠方蓬華之士不於此日爭先親之快而形歌頌

之聲則亦僻陋愚蒙將有後時之悔矣是敢齊技以
 言跪拜以進惟閣下恕其狂瞽而又加采目焉台嚴
 俯伏在謫所著讀史管見論語詳說學者稱為致堂
 侯罪先生擄死詔自便尋復其官紹興三十一年卒年五

十九所著詩文有斐然集三十卷

據宋史肇慶志參

明仲文定公安國之弟所生也將生毋不舉文定夫
 人慶大魚躍盆水中急往救之則已溺將死矣遂抱
 以爲已子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中其上雜木
 過數旬寅晝刻爲人形安國曰當思所以移其心遂
 引置書數千卷於其上餘悉能成誦不遺一卷遂
 爲名儒及貴顯不復爲本生母持服爲右正言章復
 所劾會秦丞相亦惡之遂謫新州安置嘗於謫所著
 讀史管見數千萬言極意譏貶秦氏如論桑維翰雖
 因耶律德光而托其意特歡與晉而固無挾虜以自
 重劫主以盜權之意猶足爲賢等語甚多蓋此書有
 謂而作非徒區區評論也及論漢宣帝立皇考廟曰
 既爲伯父母叔父母之論漢宣帝立皇考廟曰

母而伯父母母叔父母之稱昭昭然矣稱謂既如此則
 三年之喪而降其服期又昭昭然矣稱謂既如此則
 喪又如此則情之干乎內者隆所當隆殺所當殺不
 敢交奪於幽隱之中又昭昭然矣其論哀帝議立定
 陶王後曰故為人後者不顧私親安而行之猶天性
 也當是時而責為人後者絕私親之顧彼反得以旁
 緣不孝之似而責之顧私親者至以孝自居不顧者
 反蹈於罪辟云云其論晉出帝追封敬儒為宋王曰
 服而或加或降者以恩屈於義也屈所生之恩以伸
 所厚之義則恩輕而義重矣恩輕而義重則所生父
 母固可名之曰伯父母叔父母矣為此論者是皆欲
 借此以自解然持論太過所謂欲蓋而彰彰前輩蓋
 嘗評之故今詳著始末于此固非敢輕議先儒也若
 夫定陶立後敬儒封王紛紛為是無定者皆父子私
 心不能自克互相為欺以致此耳若昭陵立英宗為
 皇子詔曰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思陵立壽皇
 為皇子詔曰藝祖皇帝七世孫也明白
 洞達大哉王言後世安得而擬議之哉

折彥質字仲古府州人號葆真居士紹興六年簽書

樞密院事初趙鼎為相屢薦彥質後秦檜專相以彥

質為鼎所引指為其黨謫昌化軍禮賢下士與僣寓

士許廷惠輩效司馬光直率會為鄉約五日一集太

守李行中與焉嘗至廣州寓開元萬壽寺鑿井得泉

甚美人號折公井後移榔二十五年詔聽自便尋復

官據廣州志瓊
臺志余修

周勣者閩人也張浚帥福建辟勣幕官時趙鼎貶潮

州道遇人莫敢相顧勣獨沿檄往明州為挈家寓居

福之外邑其仗義如此坐貶封州據肇慶志修

鄭剛中字亨仲婺州金華人登進士甲科累遷侍御

史使金還除禮部侍郎出為四川宣撫副使治蜀有方畧秦檜怒信剛中語人曰孤危之迹獨賴上

知之耳檜聞愈怒遂謫桂陽軍再責濠州團練使復

州安置再徙封州卒據宋史修

楊焯越州人與李光同郡光為叅政而金人議和焯

以書責光後為黃巖令有詆時相秦檜語除名萬安

軍編管又有于鵬者岳飛部下叅議官也與飛盡忠

報國檜尤惡之除名萬安軍編管又有韓紉紹興中

任澧州推官上書諫和議知州李紹祖得其副本獻

于秦檜以為動搖國是編管循州據珠環臺志修

陳鵬飛字少南永嘉人也紹興中進士遂于經學秦

檜子熺常從之游在禮部時熺為侍郎文書不應令

鵬飛輒批還之熺寢不平鵬飛為宗政殿說書因講

春秋毋以子貴言公羊說非檜怒謫惠州於舍人巷

面湖築室以居吟咏自適卒于惠有詩解二十卷羅

浮集十卷行於世據宋史惠州志參修

陳知柔字體仁福州才春人紹興十二年進士授台

州判官歷知賀州初與秦檜子熺同榜者多攀援致

通顯知柔獨不附雅好山水方從仕郎即有歸志罷

賀州歸留惠三年暇日泛豐湖登白鶴峯追和東坡

詩陶寫羅浮風物殆盡又有魏安行者大觀中為京西轉運副使梓行程瑀論語解秦檜疑其議已因毀之編管安行于欽州據惠州志欽州志參修

呂祖泰字泰然河南人徙居常之宜興宰相夷簡五世孫從兄祖儉受業於祖謙如諸生好學有氣節時韓侂胄用事罷右相趙汝愚祖儉上書論朱熹等皆不當去忤旨安置韶州將趨嶺南吉州祖泰徒步省之及祖儉沒貶所嘉泰元年立偽學之禁逐汝愚之黨祖泰上書論韓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患書出中外大駭有旨配欽州牢城收管祖泰自期

必死冀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既至府尹為好語之曰誰教汝共為幸試言之吾且署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邪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侂胄誅後特授迪功郎監南岳廟卒據宋史修張震發吳人嘉定間謫南雄寓光孝寺見三松蒼翠偃蹇遂作臺登眺以舒憤鬱未幾以寬恩內徙去又有何興者道州人理宗朝朝議大夫遷政府以訂大全諧謫于瓊據南雄志瓊志參修

陳白彊字勉之福州閩縣人登淳熙五年進士初爲
韓侂胄童子師因引爲學錄半載擢右正言御史中
丞未踰月爲右丞相及侂胄謀遂奪三官未州居住
再責雷州安置後死於廣州宋史
梁成大字謙之福州人開禧元年進士素苟賤亡耻
作縣滿秩諂事史彌遠家幹萬所所言真德秀當擊
成大曰某某入臺必能辦此事所爲達其語通
州尋遷宗正寺簿寶慶元年冬轉對首言大佞似忠
大辨若訥越六日拜監察御史尋奏魏了翁已從追
竄人猶以爲罪大罰輕直德秀在僭悖繆不減了翁

相羊家食宜削秩貶竄一等施行德秀遂鑄三秩明
年三月又奏楊長孺寢新命徐瑄追三秩移象州居
住胡夢昱移欽州編管是冬拜右正言五年二月權
刑部侍郎明年十月帝夜降旨黜之提舉千秋鴻禧
觀莫澤時兼給事中急於別異上疏駁之遂寢祠命
端平初洪咨夔吳泳交章論駁鑄兩秩泳復上疏送
泉州居住會王遂論亦上再鑄秩徙潮州成大天資
暴很心術嶮巇允可賊忠害良者率多攘臂爲之四
方賂遺列置堂廡賓至則導之使觀欲其效尤也夢
昱字季昭吉水人進士大理評事應詔上書言濟王

之不幸彌遠大怒編管象州及徙欽州未及行以疾

卒

據宋史吉安志參修

吳潛字毅夫宣州寧國人理宗開慶初拜左丞相時賈似道軍漢陽移黃州似道謂潛欲殺已銜之理宗欲立忠王榘為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帝積怒似道因陳建儲之策令侍御史沈炎劾潛遂罷相謫建昌軍徙潮州尋責授化州團練使循州安置似道使武人劉宗申守循以毒潛潛鑿井卧榻下毒無從入一日宗申開宴以私忌辭再開宴又辭不數日移庖不得辭遂得疾曰吾將死矣

夜必雷風大作已而果然四鼓開霽撰遺表作詩頌

端坐而逝循人為之咨嗟悲慟又有何興者道州人

理宗朝官至朝議大夫遷政府以丁大全譖謫瓊州

安置

據宋史惠州志瓊臺志參修

徐宗仁信州永豐人淳祐中進士歷官國子監主簿

開慶初伏闕上書言誤國之罪不誅則用兵之士不

勇累遷太府少卿兼侍講德祐初為吏部侍郎權禮

部尚書衛端宗走海上崖山兵敗死焉又有劉昂孫

者字伯鎮江陵人第進士為翰林學士從幸厓山秀

夫既赴海昂孫亦驅家屬并輜重沉海不死被執榜

掠無完膚一夕脫卒蹈海同死者兵部侍郎京口茅
湘吏部侍郎趙樵樞密使汴梁高桂余謂今厓山大
忠祠兩廡缺從祀者宗仁諸人當列名其中庶為不
遺據一統志厓山新志參修

曾淵子字廣微南豐人淳祐十年登進士第德祐初
累遷同知樞密院事蒙古入寇國事危急賈似道得
罪陳宜中當國淵子與之不合遁歸田里被劾坐罪
削官貶竄自吉徙韶州後知雷州端宗即位御舟駐
硇洲淵子自雷來覲景炎戊寅以為觀文閣學士叅
知政事廣西宣諭使開督府于雷州元史格襲雷州

淵子還硇洲隨御舟往駐蹕崖門端宗崩為山陵使
祥興末厓山之敗淵子欲赴水為蘇劉義父子所留
同得脫其家竟没于虜淵子走南安卒後五羊人有

見其子雷郎者

據江西通志厓山志參脩

鄧光薦字中甫廬陵

冬携家避地于閩次

年景炎閩帥趙總卿以書幣辟幹官丁丑四月駕至
除宣教郎宗正寺簿元兵至自虜園中度嶺入廣陷
避地香山縣之世山與其友龔竹卿俱挈家寓焉
是冬香山警遇上一妻四兒四女三妾十二口皆
焚死光薦脫走明年六月改祥興隨駕至厓山除秘

書丞兼權禮部侍郎已卯正月除權直學士二月虜
至厓山潰國亡投海者再為北軍鉤致張元帥前令
復衣冠為揖客初自廣回得與文天祥同舟唱和有
詩集天祥為書并序曰東海集傳于世張弘範館于
趙冰壺家教其次子累請為緇黃不許後得放還廬
陵大德初卒

據香山志
山志參脩

蘇劉義荆湖人景定初從呂文德鄂州戰有功轉十
官四年復以守鄂功為吉州刺史劉義雖出呂氏乃
心在王室有推戴功景炎新造拜檢校少保某軍節
度使殿前指揮司司馬兼諸路經制鎮撫大使劉義

多智畧遇張世傑用事不知合變專守法劉義志不
得展丁丑七月罷諸使免兼殿司帝在井澳元劉深
來襲陳宜中如占城劉義不以為是擢舟追之不及
而返夜泊灣頭俄有天火飛集劉義舟延燒衆舟幾
盡祥興嗣統進開府儀同三司殿前指揮使厓山兵
敗後與張世傑同斷纜奔海洋世傑死劉義與其子
俱得脫文天祥劉義剛躁不可近然能服義始終
不失大史劉義為其下所殺嘗其家乘載履
歷頗詳曰劉義子執之家本南海之龍頭堡性豪華
多才宋季慨然以宋社安危為已事實祐六年由上

舍出身授右迪功郎常熟主簿再遷靖江府靈川丞
德祐改元詔天下勤王劉義起兵自靈川入衛其逃
歸也變名爲由義一然其邑里資階與史不同姑存
之據順德志脩

文應麟吉州人丞相文天祥諸孫佃儻尚志節景定
中丞相弟壁守惠州應麟與之偕屢勸壁脩城堞建
樓櫓積芻茭糧儲以嚴守脩壁易其言及元兵至竟
以城降應麟恥之携二子起南遁于東莞之東渚遂

家焉今其子孫日蕃爲名族據東莞志修

圖帖睦爾者元文宗也父武宗兄明宗而仁宗以弟

繼武宗立其子英宗爲太子英宗即位後以圖帖睦
爾爲親王至治元年五月中政使咬住告脫歡察兒
等交通親王於是出圖帖睦爾居于海南而明宗亦
遜于漠北英宗念兄弟友愛亟欲召還不果後爲御
史大夫鐵失所弑諸王立晉王也孫鐵不兒是爲泰
定帝泰定元年正月己酉始召還行至潭州復命止
之居數月乃還京師十月封懷王食邑端州六萬五
千戶賜金印增歲賜幣帛千匹明年正月出居京師
及泰定帝殂倒刺沙專權自用踰月不立君朝野疑
懼特僉樞密事燕帖木兒留守京師遂舉兵謀逆迎

圖帖睦爾于江陵而倒刺沙始立太子阿速吉八于上都改元天順遣梁王王禪等將兵分道討燕帖木兒九月壬申懷王即位改元天曆是爲文宗而用燕帖木兒爲相尋以兄周王和世璠在漠北詔曰謹俟夫兄之至以遂朕固讓之心十月辛丑兵圍上都倒刺沙出降殺阿速吉八而出泰定帝后八不罕居東安州未幾燕帖木兒丞而納之以爲夫人已而王禪被執賜死其子雲南王帖木兒不花流吉陽軍天曆二年正月明宗立于和寧之北以文宗爲太子八月乙酉朔次于旺忽察都之地丙戌太子入見而明宗

暴殂於是圖帖睦爾復立于上都而其后弘吉刺氏亦殺明宗后八不沙流諸王忽刺出于海南詔改瓊州軍民安撫司曰乾寧陞定安縣爲南康州隸每北元帥府以南建洞主王官知州事佩金符領軍民謂中書省臣曰朕在瓊州建康時徹迪皆從備極艱苦其賜鹽引六萬俾規利以贍其家皆其私人也自是以海南爲潛邸多所誅求設隆祥司至順二年三月海南黎賊作亂八月海南賊王周率十九洞黎蠻二萬餘人作亂命東福建兵隸湖廣行省左丞移刺四奴統領討捕十一月隆祥司言海南所建大

興龍普明寺工費浩穰黎人不勝其擾以故爲亂即
詔湖廣行省領其役仍命廉訪司粒之明年正月萬
安軍黎賊王奴羅等集衆五萬人寇陵水縣蓋終文
宗之世而後亂息順帝後至元六年六月以脫脫木
兒即圖帖睦爾蓋胡人語混類此謀爲不軌使明宗欽恨而崩詔徹
其廟主削其后不答失里尊號安置東安州尋卒放
其子燕帖古思于高麗未至殺之于道又有參政月
魯帖木兒者在河南行省致和元年與平章伯顏共
議起兵固辭被文宗謫乾寧安撫司安置至順四年
移雷州至是順帝乃召還云據元史瓊臺志參修

王仕熙字繼學北海東平人晉王朝參政致和戊辰
秋燕帖木兒謀逆執下獄迎懷王入京九月流吉陽
軍與侍御史濟寧江世傑同渡海而世傑流萬安軍
明年大曆己巳至郡守聞來先爲營居城中及至惡
其完美乃於城西陋地茅屋借居之名曰水北新居
又於旁西南數十步築江亭以遊息嘗作雲山辭山
氣 盪兮出雲又冷兮以雨條日出兮雲飛山青青兮
極浦橫浮雲兮水粼粼舉杜若兮采白蘋葦荷字兮
桂爲棟臨江 每靜住一室屢日不出中庭郡佐人士
鼻兮儀懷人 及吏卒相接者甚加禮貌屢爲縣尹陳元道所侮優
禮之不校郡縣之政時之利害未嘗出諸口非公事

及宴請不苟出惟劬書酷詠為娛恬然不見其去國之意遠近皆敬愛得其文字珍藏之後居瓊冬初許歸田里明年春寧宗立與世傑同得旨還壬申復錄用

據元史瓊臺志參修

黃憲昭者筠州人至順中累官至西臺侍御史以直諫馳聲朝署會禁漢人南人不得蓄兵器犯者論死乃上疏言天生五材誰能去兵苟以南北異視人人疑懼為變非小忤虜君臣意後至元三年詔安置廣州行至南雄卒子從簡入廣留家南海以保障功官

至宣慰副使

據廣州志修

慤鄰真班西夏人性剛正動有禮法歷事仁宗英宗晉王文宗及順帝官至御史中丞元統至元之間伯顏為丞相專權擅政疾其論事不阿以翰林學士承旨出為江南行臺御史大夫尋殺其子答里麻而謫置海南伯顏敗乃得還朝拜行省丞相

雷志後至元丁丑謫居于

瓊剝擾鹽場罔為殖貨廉訪司副使馬合謀使人致言曰中丞得罪當闔門謝過豈可更為不法以重累乎真班聞之即日歛慎曾建天明堂

薛顯右丞沛縣人始自盱眙來歸 聖祖撫之甚厚從征皆著奇績破慶陽追王保保戰賀宗哲勇畧意氣迥出眾中然為性剛忍妄殺胥吏醫獸火者馬軍

天長衛千戶吳富洪武三年謫居海南仍論功封永
成侯爵弗與券分其祿爲三一贍富之家一以贍所
殺馬軍之家一以養其老母妻子四年冬復召用據

修
墓志

許存仁名元以字行金華人父謙學于金履祥得朱
子之傳學者稱爲白雲先生元末上幸金華訪求
其後召存仁未至而乘輿已還乃驛赴京師一見
與語大說曰何相見之晚也拜京學教授仍命入傳
皇太子及諸王已而改京學爲國子學拜博士晉祭
酒奉燕間備顧問啓嘗見禮遇出入兩宮且

垂十年自稽古禮文之事至于人材進退時政弛張
無不預議及脩舉廢墜更規設法以教國子條例數
十事皆見施行會存仁嘗以學宮什器用諸私室言
官以移用官物坐之章入上覽之笑而已適浙江
僉事程孔昭劾奏存仁駐杭娶妾飭床以象牙非師
臣體乃詔勿治安置韶州既至韶即張文獻公祠
以居好事者繪爲南華謫居圖後遇赦還卒據南
世家寶字觀益北庭人國初以元閒良官任大理寺
卿讞獄詳明上稱獎之改刑部尚書洪武二年冬十
一月坐事降廬陵知縣召還爲兵馬副指揮七年九

月擢兩浙鹽運司副使賜公田米五十石尋以誑誤
 坐不敬發儋州安置後有難斷訟獄 上思其才召
 還復為刑部尚書未至卒又有吉昌亦北庭人忠臣
 大夫星吉子也孝行著聞見重於時初令曲江尋入
 為尚寶丞拜監察御史繼遷山東按察副使以旁累
 謫儋州安置後又有趙子潛字淵叔黃巖人洪武中
 鄉貢入胄監拜監察御史按部嶺海有聲亦以旁累
 謫儋堅節不移讀書學古無故不入城市儋人敬之

據實錄瓊
 臺志修

周湏字伯寧鄱陽人善詩與辛敬方石揚伯謙李克

正查和卿等稱江西十才子累官為按察司僉事坐
 事謫輸役汴梁及置河間鹽運司復起湏為使洪武
 三年春正月自河間召為刑部尚書未視事入官舍
 非禮辱責胥吏 上聞而怒之貶惠州府經歷比至
 閉戶觀書而已或言其怠職遂坐罪去 據實錄修
 桑慎字仲修世居常州遷嘉興洪武初任監察御史
 賢能廉直孝親睦姻苦行力學逼於古人嘗諍廷有
 折檻之風焉朋友有過輒面折之以行部海南奏誅
 衛使張榮坐不避八議罪謫瓊安置未嘗怨懟動止
 合理後召還 據瓊臺志修

胡廣字光大吉水人父壽昌以薦除御史擢僉廣西
憲左遷知彭州終延平知府著聲于閩廣八歲而孤
洪武中嘗至廣州濠畔殖貨不廢經史廣士多與之
交嘗論禹平水土而聲教南暨是嶺南先秦入中國
久矣廣送羅生歸廣東序○南海古揚州之區其地
南暨聲教則南海者在聖人幅員之內其俗宜與中
州不甚相遠然地志以為其民椎魯若未及先王之
教者漢置郡縣羈縻而已用此而鄙夷之余曩遊其
地以觀其風俗見其民亦多秀而文其服食吊問與
中州無甚相遠求其故蓋其地富饒與巨海相接魚
鹽之利水陸之產珍物奇寶非他郡所及士大夫或
以宦游或以商賈留寓其間往往樂而忘返而子孫
遂為編氓歲月已久尚能守其舊而不失無惟其習
俗之變革而椎魯之移易也今朝廷以德綏海內
以仁懷四夷凡圓顛方趾有血氣之類莫不從風向

化矧夫南海之地之近者哉余居京師會羅生與
為隣問其鄉則南海也問其先世則廬陵也因其
宦遊遂居之至于今數世矣然猶能讀書守其先業
而不隨其俗移易是尤可尚也一日生將歸來徵余
言故與之言此俾歸以語夫是邦之人士使去其風
土之習堅其禮義之守興時南海之區賢者相望而
出如明珠大貝充貢于國都則尤為世之所
寶者將不在物而在人也詎可以地自限哉
革除
庚辰舉進士第一人御筆改名靖永樂初復舊名入
內閣累官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纂修四書五
經性理大全為總裁官進文淵閣大學士重修洪武
實錄不記其父名壽昌書其字子祺且竄入彭州政
蹟而遺其在延平者後為人所譏又集文山事為傳
記人亦譏之李東陽詩狀元忠義古今傳野史何如
舊史全剛述總煩胡學士姓名猶記丙

廣送羅生歸廣東序
李東陽詩狀元忠義古今傳野史何如
舊史全剛述總煩胡學士姓名猶記丙

申然廣人舊識至京師相見輒禮待以是多稱其厚
云卒贈少師謚文穆據文集革除遺事參修

瞿宏廬州合肥人祖能中軍左都督革除中禦北師
內難平宏坐罪屬調發海南衛崖州千戶所閑住男

連孫兄子綱信皆同安置據瓊臺志修

黃諫字廷臣臨洮蘭州人其先家本高郵元提舉士
源之後國初遷蘭縣後為州諫為人博學多藝工隸
篆行草而尤長於八分書正統壬戌進士及第第三
人授編修館閣中稱其有應變才為經筵講官景
帝改冊東宮諫以侍講擢春坊庶子天順初改尚寶

司卿仍兼侍講出使安南詰迂路定禮儀辦坐席辭
餽贐諭請正朔凡為書十一通悉按經史其王皆不
敢違風節凜然交人至今稱之還朝遷翰林院學
士嘗作金城黃河二賦及大明鏡歌鼓吹辭李賢
劉定之輩皆稱羨之好評品泉水自郊畿論之玉泉
為第一自京城論之文華殿東大庖厨井為第一
作京師水記每進講退食內府必啜厨井水所烹
茶比衆過多或和寒暑雨罷講則連飲數杯日暫與
汝辭衆皆譁然一笑談者以為嘉話忠國公石亨事
敗以鄉人出入其門被劾謫廣州通判至廣每遨遊

白雲蒲澗諸山水亦評廣州泉水以雞爬井為第一
更名學士泉鑄題名勝多作八分書廣人多從之遊
以其別號蘭坡至比之東坡云後召還卒于梅嶺驛
舍又有江朝宗字東之四川巴縣人景泰辛未進士
選入翰林累官至侍讀學士與副都御史牟倅連姻
太監汪直巡邊時倅巡撫遼東直以贓罪逮倅因及
朝宗朝宗不敢辯竟調廣東塩課提舉亦以文名聞
于一時後入覲遂乞歸據陝西通志廣
州舊志參修
艾璞字德潤南昌人幼警敏擅文名登成化辛丑進
士授兵部主事累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蘇

松諸郡所至有聲嘗奉 建儲詔使朝鮮 賜一品
服以行歸橐蕭然 詔求直言首陳慎修德等六事
又陳聖政等四事皆人所難言有勲戚家與無錫民
爭田承勘廉得其情悉歸之民勲戚家以賂行逆瑾
中主覆勘使者惟風旨是承劾前勘非瑾偽旨建獄
訊之不屈筆之幾死遷家海南為編氓瑾誅奉 詔
還官致仕時言者交薦之未及用而卒據瓊臺志江
西通志修
鄒智字汝愚四川合州人幼聰異讀書龍泉庵中貧
無繼畧之給則掃樹葉蓄之燃以代燭諷誦達旦如
是者二年文藝日益警拔成化丙午舉鄉試第一計

借上春官道經三原見致仕司馬王恕曰智此行非
但爲會試正欲上疏 聖天子使進君子退小人耳
明年丁未登進士簡爲庶吉士弘治戊申有星變之
異上疏極論陰陽之理欲退萬安劉吉尹直而用王
竑王恕彭韶且曰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
抵宦官有以陰主之也疏入不報已酉言事者誣知
州劉槃御史湯鼎妄言朝政嫉智者并疏其名下錦
衣獄智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曲撓供
詞畧云智與今湯鼎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
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朔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

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
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具議者欲處之以死刑
部侍郎彭韶辭疾不爲判案獲免是年左遷廣東石
城千戶所吏目毅然就道衣結履穿幾不能存親識
饋遺堅卻不受禮事甫兩閱月總督都御史秦紘檄
遣董鏜修書得居廣城士子重其爲人多從之遊者
與白沙陳獻章爲忘年友時以詩文相命居無何以
公委道順德同年進士吳廷舉時爲知縣因款留之
邑民李煥於邑之東北曰古樓村者建謫仙亭以奉
智遊息辛亥十月卒于順德年二十六布政使劉大

夏暨廷舉資之還樞于蜀智雅負奇氣與人寡合處
事慷慨無阿比之習 孝宗即位之初常朝用御史
一人侍班糾儀湯芻當輪侍智造其私第告曰 祖
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政務得失言下取旨近年
遇事但退而具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間隔不通也公
之言官奏對幸值大政維新之日請效盛時故事此
太平機會也及王恕徵聘至京智謂曰三代而下人
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老先生勿受官職先請
面見以時政之不便者歷歷陳於前庶其有濟一受
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二人雖善其言而卒莫能用

識者憾之其據經守義大率類此

據廣州志脩

戴冠字仲鵠河南信陽州人正德戊辰進士初任戶
部主事以國用弗克奏裁冗濫激倖者怒謫增城縣
烏石驛丞清修自勵簡靜以居修葺菊坡祠宇常遇
滯雨作詩有鷓鴣聲斷雲猶濕薜荔墻低霧未開之
句寫盡旅况愴悽之情人皆憐其苦節知府魏廷楫
舊同僚也取冠供查理之役館于土地祠出入欲其
門跪冠無違命歲丙子賓興冠與同謫李中王思取
應供給官獨中不就往長樂顏家教其二子冠詒書
責之曰君子素位而行思不出位古之道也子辭供

給之役乃為村學究邪中謝過而已冠後起知延平

以才堪治繁改蘇州擢山東提學副使卒

據增城縣志脩

王思字宜學泰和人曾祖直少傳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贈太保謚文端父休以廕歷大平知府有善政

思幼謹不群孝友忠義出於天性登正德辛未進士

選庶吉士授編修士林推重甲戌九月䟽上武宗

惓惓以懲劾往事克謹嗜欲預防外患還蹕深宮

總攬軋綱緝熙聖學為言謫廣東三河驛驛丞凡九

年四方從學者衆正心誠意之學多所闡明潮人敬

服之今上即位召復舊職預修先帝實錄繼蒙

憫念謫居日久及佐平逆濠之勞加奉二級克經

遊講官裨益為多乞歸改葬省毋得請後因建言大

禮事詞甚剴切得罪杖死衆咸惜之

據潮州志江
西通志參修

論曰昔人有言得時者興失人者亡豈不信哉堯舜

之致治也急親賢而已矣湯武之興邦也奉天時而

已矣張買之榮異於公師隅其得時者與樓玄之辱

愈於盧翻其失人者與守令若伏曼容章華關康之

之屬非不賢也而無政蹟則亦寓公焉爾逢厓蹈海

若陸秀夫張世傑忠義昭在天地非若徐宗仁之遺

漏則不得而盡書之嗚呼使一斥不復與董恭皇甫

廣東通志卷五十三
鍾盧多遜輩爲等伍誰謂濫罰然而桓擘死於合浦
張柬之沒於瀧州蘇軾流宥於儋耳其時可知矣楊
方氏之著五經鉤沉也其緒論曰霜樹落葉而鴻鴈
南飛桃林被華而玄鳥入宇斯言也人不能違時之
喻也我朝用不可失之人乘不易得之時斥則必
復野無遺賢嗚呼躋哉

贊曰廣多寓公沉寘復起滄桑屢更善惡奚紀直哉
如弦皜然不滓仲翔園宅東坡巾几今猶有聞孰繼
其軌

廣東通志卷第五十三



